通志堂經解

D 12
1411
400

門 口 12
捲 卷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之外○黃氏曰掌治朝之法者冢宰掌邦治故王眡治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諸臣之位法謂其事當聽於治朝者若今三省取旨軍司引見公事禮部奏進士名三衙進呈軍器之屬是則皆有其法矣王位若今御坐與臨軒也公卿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據鄭言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蓋常朝也宰夫治朝之位王聽治當時王者位于此也羣吏府史府主藏史主書將有所治故亦有位○王昭禹曰治以致其事皆謂之吏此先三公六卿大夫而後言羣吏則非大夫以上矣蓋自士而下言之

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之位言公卿大夫必及其孤但

治朝以孤爲東面外朝以孤爲西面耳今宰夫掌治朝之法言公卿大夫而不及孤者卿即孤也典命言其卿六命則孤亦六命矣況三孤與六卿合而爲九言卿而不及孤官不必備也若乃羣吏之位則司士謂在路門之左右者也在公卿大夫之後則謂之羣士在公侯伯子男之後則謂之羣吏對文則異散文則否

陸氏曰治朝之位孤卿東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內外之禮異也

總論三朝

孫氏曰案司士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則知皇居之重宿衛之衆皆屬司馬而治之以軍政惟大宰之贊聽治所謂一相在內無所不統者也使其令不行於朝廷則相權輕而朝綱紊故不盡委諸司馬必使宰夫掌治朝之法而申以禁令之嚴叙羣吏之治而待其命令復逆之至然後提綱振領皆歸一相奔走禦侮各效臣節若夫燕朝則師氏司之外朝則司寇聽之大宰皆不得而參何哉蓋燕朝者居宮中之隱非體貌大臣之地燕安鴆毒乃游逸淫樂之所從生左右非人則讒諂面諛所必至於是臨之以師保正之以僕臣友之以史氏詔嬖諫惡有箴規之益左右先後無便辟之私見聞日廣志意日修則大宰雖不身親乎其列而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外朝者其地廣遠諸侯諸吏之所赴州長百姓得而入皆肅於司寇先王之時官各有守而不容以相奪地官掌教則六鄉皆受法于司徒宗伯掌禮則朝覲會同爲上相夏官掌政則軍旅之戒令雖地官之屬亦惟司馬之聽焉司寇之職得專行

於外朝又何嫌哉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王昭禹曰次敘羣吏凡有預於賓客之令臣民復逆之事者皆是○楊氏曰禮之於賓客各有司存宰夫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則所與從事者非一職也不敘羣吏之治以待其令則所以奉賓客者或失其敘矣（愚案鄭勞眡館令之行人儀容辭令令之司儀聚擯之事令之野廬委積之事令之委人○王氏詳說曰令賊也令之使疾於趨事者宰夫也）

李景齋曰上有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復上無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逆○黃氏曰臣民言事爲令爲復爲逆其當否其可行其不可行而必關於羣吏之治故敘而待之（○王昭禹曰諸臣非無逆也以出納者臣之事故言其復而已萬民非無復也以及祑鄉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所掌不同者蓋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左右前後所以侍御使令之臣而出入王命者以職之尊卑而分掌宰夫掌治朝之法以事敘羣吏之治使待臣民之復逆則大僕小臣御僕皆宰夫敘之也）

陳及之曰敘羣吏之治至萬民之逆即漢尚書職事令章奏告報是也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奏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鄭鍔曰自上召下謂之徵自上使下謂之令百官之府皆有徵召然非其職之所統治則雖有所徵而不至雖有所令而不從宰夫掌徵令而辨其八職使各有所統治然後上可以號下而下不敢以違○黃氏曰周禮徵令有二王與冢宰有所徵召之令宰夫百官府之徵令是也征斂稅賦之令司書逆羣吏之徵令是也王召百官府將有所訪問宰夫掌之必辨其八職其凡要在正與師其數目在司與旅其財賄文書在府與史其節次督趣在胥與徒必辨其職則徵召無差忒

愚按大宰八法以出治之敘言之故官常爲先繼之以

官成官法宰夫八職以小大之敘言之故官法爲大繼之以官成官常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王氏曰以其屬之所取正故謂之正○王昭禹曰正則六官之長所謂建其正也○王昭禹曰法以其用之以治官府故謂之官法○鄭康成曰治要若歲計也○王氏曰積凡以爲要要則月計要則師之所掌而正治之若夫會則正之所掌而王治之矣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王氏曰師其官屬所受教者○王昭禹曰若小宰之於大宰小司徒之於大司徒所謂立其貳

王昭禹曰官成則八成也○鄭康成曰治凡若月計也○王氏曰積日以爲凡凡旬計也宰夫所謂旬終則正日成是也官成則師之所掌以經邦治凡則司之所掌而師治之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王氏曰司各自司其職事者○王昭禹曰若天官之宰夫地官之鄉師之類所謂設其攷者也

王昭禹曰官法即八法所謂官法以正邦治者也○劉執中曰司亦曰官法

其司之法也○鄭康成曰治目若今日計也○王氏曰積數以爲目目則日計日計則旅之所掌而司治之○史氏曰曰者凡之細析皆有其名不至於茫然無所攷也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王氏曰衆有從謂之旅○王昭禹曰六官之士是也六官獨於下士言旅此則合上士中士而言之所謂陳其殷者也

○王昭禹曰常則八法所陳官常也○鄭康成曰治數爲事多少異也○王氏曰數則一二三四是也官常所以聽官治而旅掌之一二鉄校寸積皆有其數不至於汎然無紀也三四之數則府史之所掌而旅治之○史氏曰數者日之細治之

總論以上四者

黃氏曰正師皆是長官也正以糾正爲義師以教師爲義司以司察爲義旅以分職爲義正師之治簡司旅之治詳凡詳於要數密於目鄭氏以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士中士爲司下士爲旅非也下士爲旅蓋見六卿之屬有旅下士故據之六卿之屬旅下士亦以分職爲義也

此言百官府之八職凡官府不必備此八者以其所以稱正稱師與其他所以名官皆可以類通矣官法官常即家宰所治之八法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才浪反

王昭禹曰府主蓄藏必有要書以為驗故掌官契契要書也其用以合驗為主故謂之契藏則凡所蓄聚之物○史氏曰府者主藏之吏也夫苟欲為治則版圖契券可以得其山川之險易戶口之多寡也不爾則將無所稽雖欲治要治凡治目治數有不可得此府所以治藏也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王昭禹曰六官之事衆矣載而述之必有書史掌官書則於事無所不贊焉故曰贊治蓋正則治要師則治凡司則治目旅則治數府則治藏史則無所用治掌官書以贊之而已蓋史也者能文而不能實可以贊治○黃氏曰史案牘可攷於治為贊助

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

賈氏曰胥有才智為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鄭康成曰如今侍曹五伯傳吏朝也○王昭禹曰敘先後之倫胥雖賤而在下足次其徒而養之故掌官中事治先後之序也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王昭禹曰徒給役之賤者能往徵令者也○鄭康成曰徵令趨徒給召呼○鄭鍔曰說者謂百官府者有徵令何謂徒言徵令耶蓋百官府之徵令則奉在上之命其行徵令者百官也故宰夫掌之徒所徵令則處乎百官之下縣都之人非傳命令者孰從而徵令之乎縣都奔走而徵令之乎

總論八職

史氏曰傳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自要而總其八自凡而總其目自目而總其數皆治人者也至於府史胥徒治於人者長貳參佐之執役者也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賈氏曰宰夫是鈎考之官故以治法攷百官府羣都縣鄙

之內治功善惡也○鄭鍔曰六官皆有攷各得以攷其屬
天官之攷非攷其屬而已又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與夫五官之攷其一官之屬異矣○鄭康成曰羣都諸侯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遂之制遂人可考天子使吏治之故稱名之曰羣都縣鄙以用於遂也○王氏曰所謂鄉州黨亦各計焉○黃氏曰鄭說非也鄉遂皆官府也縣都之地不爲都者皆爲都鄙知縣者縣師所掌問田之縣也

王昭禹曰大宰出法以治之小宰守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攷之

乘其財用之出入

賈氏曰謂上數處用官物者當乘計其用財之出入知其多少○黃氏曰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考其治而乘其出入○鄭康成曰乘猶計也○賈氏曰計者筭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王氏曰不言會而言乘者以一二三四計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言會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辟名足

用長財故言乘其出入也○鄭鍔曰利之所在姦僞必萌人能於財利之際不萌貪欲之心者廉吏也故攷吏治而以乘財用爲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史氏侵敗也非所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而謂之失物○鄭康成曰物畜獸也○史氏曰失物盜也鄭康成曰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黃氏曰失財用物有過設有乖違其罪皆可議惟辟名則必行其誅○賈氏曰有用而能足財又能長物又能善如此者賞之

李景齊曰財之虧者有誅則財之裕者有賞是上之人汲汲於此課天下之吏則吏急於規君之賞者毋乃於法外以

剝民如後世所謂充羨餘之貢者乎不然周之賦民自有定制彼安得以恣法外之斂宰夫所職之意亦以示羣吏之不敢妄費者矣

孫氏曰周家本治以會財因財而知治故宰夫治官之攷必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使治法無所攷則財用亦不可得而乘之矣司會本爲邦計設未常汲汲於財所掌者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爲先其參互要會亦以周知四國之治而已先王又非以財爲不足計也自昔治之與財常若一體不可强分故攷治即所以會財也

劉執中曰司會掌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縣鄙之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至誅之賞之則內外之財用賞罰總於冢宰然則司會之失財用物辟名者宰夫得以攷之而詔於冢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賈氏曰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敕使共具之○林氏曰式有多少之數法有制度之節○孫氏曰式者出於太宰之九式所以制其用財之度也式既定則治事各有法此所以相依而行先王之時百治並舉而財用不遺者以有是式法而已大宰出式法者也小宰宰夫執持是式灋者也又有司會總其大計而爲之主張維綱焉及其須財致用也大府既授以式法復從職歲受之由是散在有司無不奉式法以從事至會計之際各以式法贊之職幣又以式法斂其餘焉在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斯之謂歟○王氏詳說曰大宰於祭祀言戒具而未嘗言法不嘗法矣宰夫式法兼掌此所以見治小而詳也

鄭康成曰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也○賈氏曰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凡單言薦者皆脯醢也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類內羞謂祭祀食後所加言內者少牢所謂房內之羞糗餌粉餈是也○王昭禹曰小宰以法掌戒具以贊大宰宰夫又以贊小宰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毗志反官府之具

鄭康成曰比校次之○王氏曰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者此也祭祀則吉禮之事朝覲會同賓客則賓禮之事軍旅田役則軍禮之事喪荒則凶禮之事○王昭禹曰禮事不一則比敘之者亦非一官府小宰以禮校比其具宰夫又從而贊之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濛掌其牢禮委于僞反積子賜反膳獻飲食音嗣賓賜之飧孫音牽與其陳數

鄭康成曰牢禮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

王氏詳說曰牢禮之法者蓋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

無非牢禮按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是賓始至則有飧禮飧小禮又曰聘致饔是賓已至則有饔禮饔大禮先鄭以飧爲夕食非也賈氏以饔餼爲牢禮亦非也夫賓至設飧何待夕乎凡禮皆有牢何必饔乎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掌客行人所掌可攷而知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地官遺人所謂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委積往來道路間所給用也膳則掌客所謂上公殷膳大牢以及歸侯伯殷膳則無及歸子男又無殷膳矣此之謂膳獻則掌客所謂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子男五十唯上介皆有禽獻此所謂獻飲食則行人所謂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此之謂食賓賜掌客所謂凡介行人

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之牢禮之陳數曰賓賜云者以其賓之故而賜其羣下耳此之謂賓賜飧牽則是自委積以下膳獻飲食賓賜皆有飧牽掌客所謂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此謂飧牽但致積致飧致饔餼致饔食與夫賓賜皆有牢禮必曰飧牽者以客始至之禮爲言耳委積雖不言牢數然積視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鄭氏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以爲脫誤當矣由是言之委積亦有牢委積往來皆有之此所以先於膳獻飲食也言飧不及饔言牢不及死牢義亦在其中矣

王氏曰陳數則以爵等爲之牢禮所陳之數（鄭鍔曰篇十有二皆陳數也　新謂陳數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康成曰弔事弔諸侯諸臣也幣所用賄也器所致明器也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賻其加恩則有賄焉○賈氏曰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與幣器財用凡所共者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宮士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賈氏曰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喪家有事之官有司治之太夫喪卑故宰夫不自爲使在已之旅下士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陳及之曰鄭氏說治共辦也此不惟共辦而已古者卿大

夫之喪其禮各視其命數所謂諸侯七介遣車十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與夫大斂小斂衣衾棺椁明器之類悉有隆殺有功則升有罪則降王制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大要也春秋猶有此制臧哀伯死葬之加一等共仲孟穆伯則降之范獻子葬魏舒去其柏椁趙孟自誓柏椁三十不設屬辟其禮必自上制之也然宰夫特案其大要其官府專掌之者固自有職喪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賈氏曰歲終周之歲終○鄭康成曰正定也○賈氏曰攷其治者會要成總考之也○王昭禹曰宰夫治官之考其職掌贊大宰小宰故歲會月要日成皆使羣吏正之歲會則使入于大宰月要則使入于小宰日成則宰夫受之治

則案所入之計書而攷之先王以時興事治不以時舉則違時令而失其會罪莫大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王謹時令其嚴如此則違時者法之所必誅也

○王氏曰以告而誅者不待三歲大計而誅之者也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鄭司農曰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敕羣吏○林氏曰羣吏在宮中者○王昭禹曰以法警戒者使之各謹於用法也正歲小宰既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令宰夫又警戒羣吏脩宮中之職事蓋贊小宰而令之也

愚案能者才藝之優長良者器質之粹美宮中官吏與百司庶府不同凡飲膳酒漿之供帷帟帘次舍之役非有能者莫勝其任故先以書其能者彼才能雖優而器質

不美其如姦邪柔佞之行便嬖側媚之人或濫厠其間
亦足以蠱惑人主之心術故繼以書其良者○林氏曰錯功緒則有能者糾德行則有良者

王昭禹曰書所以識之○王氏曰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歲終則會其行事然後宰夫得以攷其會而正歲書其能者良者以詔于上○鄭康成曰上謂大宰小宰○王昭禹曰告于上將以賞之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正長也主宮中官之長○李景齋曰凡官言正皆萬民之所取正也宮正者其官於是而聚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王氏曰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之有爲禁使之勿爲○吕氏曰戒而後令作其爲善糾而後禁止其爲惡

王昭禹曰侍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近習況王宮者百官之治事皆會于此天下之治忽實本乎此不嚴其制何以謹近習而備非常先王擇人以爲之正又使之掌戒令糾禁焉如是則在宮中者無非公正之士忠義之人非僻之心無自而啓姦宄之變無自而作

以時比(毗志反)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鄭鍔曰先儒謂時四時也然宿衛欲嚴頃刻不可無禁安有四時始一校比之當與時禁之時同義○鄭康成曰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也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農曰柝戒守者所擊也易

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王氏曰夕擊柝而比之若今酉點）故謂禍災今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鄭康成曰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公有出殤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寺大朝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今宿之事蓋亦存焉）○賈氏曰今宿其比亦如之亦如夕擊柝已上之事（于氏曰若今坐甲）○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宿衛其比之也以時其待之也以版固已詳矣而又夕擊柝而比之以宿衛於王宮者宜致其嚴故也

陳及之曰胡五峯云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及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衰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殊不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夫典婦功典絲枲染人饔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宮廬宮署在內雖在宮中不應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

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與宮嬪雜處耶稍有政事亦必行節制矣如胡氏之說則凡在外朝者悉士民可也凡在宮中者悉妃嬪可也（○餘說見內宰）

辨外內而時禁

易氏曰王宮有內外自雉門內以至燕寢則爲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則爲外○王昭禹曰王宮之官府與夫次舍之人在外者在內者（○劉執中曰內者有版也外者有門籍也無籍而入有版而不宿衛者辨而禁之不失其時也）氏曰外之入內之出不可不辨（○王氏曰時其出入啓閉之禁）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鄭康成曰稽猶攷也計也○王昭禹曰興事造業謂之功功事有倫謂之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邪正故糾之○王氏曰稽之防其總糾之防其邪○鄭鍔曰治職業者或有既成之功或功未成而已有端緒者從而稽之始

見其任官之能謹操脩者或有自得之德或德之成而見於所行者從而糾之以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王氏曰幾謂微察其出入○愚案宮正所幾乃宮中之羣吏固非士庶子亦非閽人所幾於中門之禁也

王氏曰均平頒之也○鄭康成曰稍食廩祿也（賈氏曰言稍奉足也）○陳君舉曰此見先王廩給之意非若今糧料院使士大夫各持券帑打請所以護養士大夫廉耻多矣伊川先生初赴召居闕下日用窘迫假貸於朝臣當時諸公謂其俸給不足索糧料院文書視之則自赴召以來未嘗打請正以持狀而請非先王養賢之意也先王之時只是各頒之官長使自均給之

陳及之曰王朝之環衛宮正均其稍食王宮之內任內宰（伯華）

均其稍食王朝之諸臣稟人共其食○愚案此皆庶人養之以稍食者若士庶子則有秩矣

去起居反其淫总與其奇音寄衰似嗟反之民

鄭康成曰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衰不去則淪胥而敗矣八曰奇無常也邪不正也淫怠奇衰諸觚非常○王昭禹在宮中之民尚然況吏士乎○鄭鍔曰閽人言奇服怪民不入宮則奇衰之民是也民之行怪者或習為妖術以冒惑人（苟留宮中之官府傳入宮禁而左道巫蠱之禍起）○易氏曰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此宮中之民其四隸之民耶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鄭康成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王氏曰會其人以為伍會其伍以為什使之相保然後教以道藝也○王昭禹曰道本藝末也道實藝華也教之道藝欲其本末華實俱得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惟愛人然後可

以使之近君惟易使然後可責以守衛敎之道藝然不先會其什伍則莫相勸督而務學矣

總論

王氏詳說曰師氏以三德敎國子所謂道也保氏敎之六藝所謂藝也然則師氏保氏分道藝而敎之以致其詳宮正合道藝而敎之以致其要師氏帥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初未嘗會其什伍也宮正則非惟敎之道藝且會其什伍矣故以宮正名官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賈氏曰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鄭康成曰行事吏職也○王氏曰月終會其食爲小宰受其月要故也歲終會其行事爲大宰受其歲會故也○王昭禹曰稍食必以月會行事必以歲會而疏數不同者蓋養之詳而責之略矣

夫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使人養之詳而責之略人君之仁也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賈氏曰大事謂祀與戎則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部所守而須有所爲也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史氏曰火星三月見於辰九月伏於戌脩火禁於宮中必待春秋順時令也○王氏詳說曰周禮有民火有公火司爟掌火之政令民火也司爟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公火也王氏賈氏徒見司爟有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文遂以爲春秋火禁之證非也蓋宮正脩火禁於宮中而出納火者民火耳至於司烜中春脩火禁于國中言春而不及秋以出火爲主耳宮正脩于宮中也司烜脩于國中也宮中非

國中之比故併及其春秋○王氏曰春秋脩火禁若今皇城四時戒火也

凡邦之事蹕音畢宮中廟中則執燭

王昭禹曰蹕則以嚴於禁止爲事執燭則以明於照察爲事皆衛至尊之道也事鄭氏謂祭事凡邦事孰非事也何謂祭事而已宮中廟中鄭氏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史氏曰出入皆蹕禁馳驟而肅喧譁也祭則執燭禁昏晦而防不虞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康成曰廬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親者未爲廬堊室○賈氏曰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親者未爲廬堊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也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史氏曰禁殺亂而別嫌疑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愚案天子以天下爲家守在四夷公卿大夫之子弟以天子爲家守在王宮或謂王宮以士庶子守之則可若虎賁氏在國亦守王宮司隸帥四夷之隸執其邦之兵亦守王宮何也不知自中門以至路門皆宮也而王宮之衛自分內外各有其人士庶子之守在路寢之內次舍之中虎賁翟隸不屬之宮伯此必在寢門外明矣

鄭康成曰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王昭禹曰庶宋○王氏曰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王昭禹曰平時教之道藝以之充宮庭之衛宜也○賈氏曰凡在版者子弟皆有名籍以擬校比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史氏曰凡所施者皆政所稟者皆令○鄭鍔曰秩如常膳常酒之類所當得之常賜也敘如下士中士之類所當遷之等級也爲人之子弟未有祿稍以廩之未有列位以畀之必有敘以進之謂之行者言當推而行之使無留滯壅遏也說者謂只於宮伯與里宰二官言行其秩敘何也蓋里宰之秩敘所以勸農夫之力田不行則農不勸此所以勵士庶子之衛上不行則忠節不立○王氏曰有役焉則作其徒也○王昭禹曰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作其徒者以其太子之役故也夫其親則役於其君子弟則役於太子此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鄭康成曰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王氏曰授宿衛之職事也○史氏曰次舍必以八者環八方以衛宸居如宿之拱極也職事者嚴更擊柝靜蹕無譁以躬其勞也○鄭鍔曰宮正言次舍此言八次八舍何也宮正掌官府之在宮中者則固有直廬矣此乃子弟分以授之或處四角或處四中授以所次之廬所宿之舍使各任徼候之事則與已有職異矣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賈氏曰事亦謂寇戎之事也作起也○易氏曰士庶子之職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出而守禦國鄙如諸子所謂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此在所當行而宿衛王宮若宮正所謂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豈所當行者哉今之令無去守而已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王氏曰秩酒秩膳之類日月有焉故月終則均之勞逸劇

易宜以歲時更焉故歲終則均之

王昭禹曰會爲之大計均平頒之而已宮正尊於宮伯故主其均

主其會宮伯卑於宮正故主其均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康成曰頒讀曰班班布也衣裘若今賦冬夏衣也○賈氏曰夏時班衣冬時班裘也○易氏曰此誅賞之法即推行宮正戒令糾禁之法者也戒而後令作其爲善糾而後禁止其爲惡此宮正所以列之於始爲善不怠勉之以賞爲惡不悛厲之以誅此宮伯所以敘之於終

李景齊曰稍食所以養之衣裘所以被之食則思所以死人之事被則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所以厚之也者亦使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掌其誅賞者凡以懲勸之而已言誅賞而不言所告則冢宰大臣也廢置誅賞尚以詔王則宮伯可知矣衣裘之頒所以示其仁誅行所以示其義仁以親之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弟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於宿衛則無間之可乘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弗禦安危一心而上下以親休戚一體而內外以察

總論

薛平仲曰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寘視王朝之官府爲親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以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視宮中之官府爲親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是也其一是官陳君舉曰凡環衛有二等其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是也其一是官府凡在宮庭者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以禦王室宮正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比

宮中之宮府是也二者皆環列之衛至於人主切身待御僕從則令掌於大僕故宮伯宮正所掌是總於冢宰春秋猶存此意如楚潘崇爲之師掌環列之尹至漢則宮伯所掌者謂之兵衛屬之衛尉而大僕惟掌天子輿馬及扈從至於羽林次飛之屬乃隸於光禄勳爲天子私人官職分散矣

愚案先王陳設兵衛皆使冢宰統之召伯以西伯爲相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蓋宰臣統宿衛此最有意

鄭伯謙曰宿衛之兵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宮正宮伯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門之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衛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

又曰宮正宿衛之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乃不統大宰而散諸司馬者何也曰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以相統而彼此不可不相持是以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遺意

陳及之曰王者一身以德爲車以樂爲御禮樂可爲干櫓忠信可爲甲胄其居可以屏環衛其出可以給禁禦夫何

變難之有而必如是委曲詳盡者亦爲人主之道不可如是簡率也故其居則有士庶子之環衛諸門則有闔人夾隸之掌守其出則有虎賁八百人條狼氏八人掌舍設梐柝設轅門若有肘腋之變是豈自削弱者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夫食官之長也

○賈氏曰謂與下庖人內外饔食亦爲長也自膳夫至胥徒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故次宮室也 ○王氏詳說曰膳人得人則如屠蒯非人則如仲允此膳夫所以次於宮伯也

○禮庫曰宮正宮伯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官系之古人之意深矣緣此事甚繫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此旣是人慾須防閑撙節可也使飲食之共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正乎若下之所共必以之正人主雖欲小肆其欲亦不可得若更無常制而供之者惟求以投其欲好則縱欲不已如唐時貢荔枝置遞鋪至死者相屬於道豈不大爲

民害若周官所供各有定制又且一一關涉家宰家宰既得此人則飲食之官安得非正人誰敢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君心皆在此處

掌王之食（音似）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康成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賈氏曰此皆下之所載矣○有珍膳不言者小者略也）

賈氏曰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舉尊者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以下亦養之也○陳君舉曰自膳夫供膳酒正供酒司服供服皆以后世子與王同之此三代之良法王者以天下爲家豈容一家自爲分異王后君之體也世子君之別也故天子曰小君世子曰儲君秦漢以後侈心太過乃以少府自主天子之食中長秋主椒房之食家令主宮中之食如是則不免有私妄用而后世子各得以

已侈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鄭康成曰進物於尊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史氏曰饋者儲之一歲之間隨所欲食而進之非謂一日之奉而咸備食前也周公載之若此之富者以饋非常御之物儲之未用之時有時而或進之○鄭司農曰六穀稌黍稷粱麥菽（賈氏曰此據食醫）○鄭康成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賈氏曰此據爾雅）○鄭司農曰六清水漿醴涼醫酏（賈氏曰此據漿人文也）

鄭康成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賈氏曰公食大夫禮下大夫有臐膮臐此出於牲者也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鴽此出於禽獸者也○王氏詳說曰國君庶羞內則所載者三十一物自牛脩鹿脯至於擣棗薑桂是已鄭氏謂此二十一物皆人君庶食所加庶羞也謂天子所用百二十品作記者不能次錄耳此所以有其數而未聞其物也）

鄭康成曰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賈氏曰八珍

並見內則又有簠與簋及
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　醬謂醯醢之醢人共韲實之醢人共韲菹醢物六十甕

以五韲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掌四海九夷八蠻畢獻乏物以供服食器用所謂食用六穀至醬用百二十甕者立其常制無使此心之或過也不如是則墨子菲薄之說行天子身衣弋綈而富民牆屋被衣繡矣反是則肆其嗜欲酒池肉林以困苦天下此皆禮分不明故也

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鄭康成曰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賈氏曰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二舉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食日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也則遂以食之謂朝之食則知先朝食矣乃日中而餕也○薛氏曰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案此鼎十有二牢鼎既有牛羊之類陪鼎又有牛臐羊臐之類何謂日用少牢而朔月大牢乎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則知日舉亦大牢

鄭康成曰鼎九陪鼎三也○賈氏曰案聘禮致饔餼也牢鼎九在西階之前云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陪鼎三在當內兼鄉臐臐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王氏詳說曰鄉為牛臐臐為羊臐臐為豕臐此陪鼎三也

鄭鍔曰其舉也則用鼎十有二其食也取鼎之物而載於俎每鼎之物皆有俎則俎亦十二說者謂鼎俎奇籩豆耦鼎俎以盛牲體牲動物屬陽其數宜奇今用十有二何也

攻於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所謂正鼎九也又有鄉一臐二臐三所謂陪鼎三也或九或三其數皆奇合之以為十二者示人君之寧宜法天之大數也觀衣之十二章門之十二重馬之十二閑冕之十二旒則鼎俎之奇而以十二為言可知也

鄭康成曰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賈氏曰言實即牛羊豕之類陪鼎三鄉臐臐者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也○陸氏曰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異矣特牲三俎又有脀俎非正俎王日舉鼎十有二內三陪鼎非正鼎

以樂侑食

鄭康成曰侑勸也○賈氏曰上言王曰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即上制云天子食禮尚有樂食之樂明大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

薛氏曰飯必告飽而告飽必有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導其動有樂以防其心此人而有侑食之禮也況王者之日舉乎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此終食之侑而樂工皆備也此則每舉之侑一工而已又無鍾鼓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賈氏曰凡祭皆祭先造食者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程氏曰古者飲食穀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王氏曰授王以所祭之物也○鄭康成曰祭謂扚肺脊也○賈氏曰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爲食而有二者名爲祭肺亦名爲扚肺此爲祭而有舉肺則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爲食而授即舉肺也

王氏詳說曰古者食必有祭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商祭肝周祭肺此四代之所尚也月令云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此四時之所尚也膳夫授祭本以此然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者謂無所不祭但周人以祭肺爲主

鄭康成曰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王氏曰品嘗者養至尊當謹故也所防者微矣

卒食以樂徹于造

賈氏曰卒終也天子食終作樂以徹器○鄭康成曰造作也○賈氏曰謂造食之處即厨是也○王氏曰造至也致食於是然後進而御王及其有所造食之所亦防其復進也必徹于造○王氏詳說曰文王之爲世子命膳宰曰末卒食以樂徹于造也必徹于造作之處防其復進耳

王昭禹曰王之食必侑以樂及其卒食又徹以樂則其所養固有道矣如是則無適而不和推而致之大足以位天地徹足以育萬物豈特資一人之養哉

王齊日三舉

賈氏曰謂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鄭

節卿曰王日一舉一大牢也朝日加食一等則二大牢也
齋之日三舉則三大牢也蓋朝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
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强於禮而交於鬼
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朝食所任愈重所
治愈大則所養愈加厚○史氏曰當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其食力之不足則不能勝祭事故三舉以助之非謂盛殺而供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側八反則不舉天地有災音哉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康成曰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災日月晦蝕地裁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曰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李氏曰荒札裁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爲之順人不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寧未之聞也

王燕食則奉膳賛祭
賈氏曰上文王日一舉鄭以爲朝食燕食謂日中及夕也
○王昭禹曰非若朝舉於禮爲盛故有燕閑之意如燕居
燕朝同○王氏詳說曰燕食謂三飯四飯耳鄭氏以爲奉
朝之餘膳所祭牢肉也王氏謂餕餘不祭王之所膳有魚
人腶物以共王膳掌畜又掌膳獻之鳥祭其魚鳥歟然王
氏之說得矣鄭氏亦未可非也玉藻曰皮弁以日視朝遂
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此謂天子之燕食也又云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此謂諸侯之燕食也天
子言餕諸侯言祭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互文見義耳蓋
殽之序徧祭之朝食祭肺則牢肉亦未及祭也豈得爲餘
物乎○愚按鄭氏謂祭之餘膳者非謂王食之餘蓋一舉分爲三朝食其一則日中及夕又各係其一矣
薛氏曰王舉則授而弗賛燕食則授而賛之者以舉爲禮

之盛王當自致焉燕食則其祭不如舉之盛故膳夫授而贊之○方氏曰朝食以牛羊爲主燕食以魚鳥爲主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賈氏曰祭祀謂祭宗廟胙俎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也○鄭鍔曰王當祭祀以祭之胙肉置之於俎則名曰胙俎與賓客禮食則主人飲食之俎亦曰胙俎是俎最尊不可褻膳夫親徹之不敢使其屬也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賈氏曰按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事是小事而飲酒也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體矣○王昭禹曰脯醢共於腊人膳夫則設薦之而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鄭司農曰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崔氏曰凡王燕諸侯皆於路寢使膳夫爲主人王不爲主以燕禮輕故君不酌也故爲獻主○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不然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陳蘊之曰龜山之說固善然楊氏蓋本注疏而有燕義爲證矣二意當兼用以今世論之凡尊長之待卑幼也正席之後或命子弟爲主所以伸其歡然卑不瀆尊之意固存乎中矣

王昭禹曰王之於羣臣其禮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則以

禮爲尚燕以示慈惠則以恩爲尚致於寢所以示私也服用朝所以示禮也酒行無算所以親之也登歌鹿鳴所以樂之也間歌魚麗所以備物也王之於燕所以將其厚意者如此羣臣嘉賓胡爲而不盡其心哉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鄭康成曰亦主其饌之數耳○王氏詳說曰王之饋膳夫所進也世子之饋膳夫特掌之而已饋而進之者內饔也內饔良共王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司農曰脩脯也○賈氏曰謂王以肉及脩脯頒賜羣臣則膳夫掌之加薑桂鍛治之曰脩無薑桂以鹽乾之曰脯散文言之則脩脯通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鄭康成曰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王氏詳說曰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於君子曰膳其於太牢則以牛左肩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賈氏曰左傳祭有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也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諸侯之臣有歸脤於君而王之臣亦然○薛氏曰諸臣如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然後祭僕於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然則膳夫之所謂受而膳之者受之於祭僕而膳之於王也

鄭司農曰以羔鴈雉爲贄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薛氏曰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摯士執雉然後司士於此而膳其摯蓋擯見之時卿執羔大夫執鴈膳人然則膳人之所受者而膳其摯後鄭謂膳者入於王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康成曰不會計多少優尊者○王氏詳說曰王天下之父后天下之母世子天下之本膳夫於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於王及后之膳禽而不及世子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

其爲天下之本也會者所以正其繼天下之本也又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也酒正曰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則會外府曰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此所以見周公之待世子也○楊氏曰有司不得拘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而非有司之法故也○呂氏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羞服幣帛賜贈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闊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氏曰庖猶今之厨○宮正疏曰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之類即冬官鄭云以其事名官也

周行生

○鄭康成曰賈主市買知物賈

掌共音恭六畜笁反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十日曰牲○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麅野豕兔○鄭康成曰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王氏詳說曰左傳雖有熊蹯孟子雖有熊掌要知非禮物所用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賈氏曰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又見膳夫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庖人六獸六禽即獸人送之庖人得此共與膳夫內外饗故云掌共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辨之○劉執中曰辨其名物者物雖可食不辨其毒則能害人內則曰不食雞鱉狼去腸狗去竅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又曰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鶉鶉肝舒鳥翠雞肝鴈腎鴳鴿與鹿胃皆食之而不利於人所當辨者○史氏曰此所謂常珍也若異饌則不可以爲常而嗜之必有以口腹累四方萬里之遠者矣

凡其死生鱻遷然反羹苦浪反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

世子之膳羞

鄭康成曰凡計數之○鄭司農曰鱻生肉羹乾肉○劉執中曰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羹薦者羹謂不可以鮮致者

史氏曰膳常食也羞庶品也羞出於牲非常御之物時乎進之耳○鄭康成曰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愚按薦羞已見宰夫○王昭禹曰膳王言薦者味以不絜爲尊○愚按薦羞已見宰夫

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膳醢則薦所共設薄矣庶人共后世子膳羞而不共薦者蓋薦則自后世子之官屬共之共祭祀之好羞

鄭康成曰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鱄魚青州鱮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鄭鍔曰祭之日思其飲食思其所嗜乃孝子事死如事生之志也昔屈到嗜芰死而其子羞芰君子皆以爲非安石區求四方之物以爲美故孔子正之耳非所謂先王之好者也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鄭康成曰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賈氏曰凡喪未葬以前朝夕奠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喪紀

庶羞故知謂虞祔也禽獻獻於賓客○賈氏曰謂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

史氏曰禽獻雖出於掌客庖人則授其法而視其出入獻者實而進之也

凡令禽獻以濾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康成曰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王氏曰掌客聘禮此禽獻之法也今禽獸則以此法授之使知其所獻之物與其數○鄭康成曰出入謂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賈氏曰展者視也行去也謂將向客館之時省視禽牲然後去也庖人既以數授獻人俾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也向此禽則依數付使者送向館是出也庖人得

其命之數因其舊法存焉今獸人取必以舊法授之則用各有數而無失禮之徵矣其來共也以所授之法而入之其將用也以所授之法而出之吏雖欲爲姦胡可得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膳膏腥冬行鱙羽膳膏羶書然反

鄭康成曰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史氏曰羔稚羊豚美故用之腒乾雉也鱐乾魚也方春草生羔豚美故用之腒乾雉也鱐乾魚也方夏暑盛物易腐故用之用犢麑於秋秋時草物實犢麑食之而肥也用鱙羽於冬冬時陽氣大魚潛鴈定而肥也飲食之滋春膳牛脂曰膏香夏膳犬脂曰膏香腥秋膳雞脂曰膏腥冬膳羊脂曰膏羶各以其物之所便而調和之也夫膳食唯其所嗜而已必案四時而共之者一則避其物時之孕育一則辨其物性之所宜以是為膳則養王之形體者至矣○程氏曰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品物小故以小而美者為宜腒鱐雉魚之乾者方夏物餒敗故以乾者為宜犢麑至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雖飛與潛者皆得以進之矣然此固足以為時之宜苟在臧有所不勝食之亦不足以為善也故又膳膏藁膳膏腥膳膏腥膳膏羶為無非王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也○王氏詳說曰月令所食唯時今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已熟則犢麑肥草之資則甚於生犢麑之肥則大於羔豚夏則腒鱐之性為燥冬則魚鱙羽之性為定是順性也若夫月令則異是矣牛土畜也故季夏食之犬金畜也故秋食之鼈水畜也故冬食之然春食羊者以春之雉者以夏之氣尚熱故食木畜也此秦之禮與周之禮不同也夏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康成曰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如世子可以會之○王氏詳說見膳夫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割亨煎和之稱○賈氏曰饔和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皆事之在內者

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易氏曰割之而烹之以鼎煎之而和之以味左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鄭康成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也○林氏曰所謂左殽右胾或燔或炙是也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也

王昭禹曰庖人共其物於始饗人熟其物於終所以通職聯事故饗人所掌者割烹煎和之事所用之物則共於庖人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呂氏曰陳設也○鄭康成曰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賈氏曰案少牢司馬升羊實於一鼎是曰脊案特牲云亦于載加北於鼎是其實俎曰載○史氏曰取牲以實鼎取體以實俎

王氏詳說曰內外饗言鼎俎享人言鼎鑊蓋初陳鼎於鑊西故言鼎鑊後陳鼎於阼階下其俎皆陳於鼎西南故云鼎俎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康成曰先進食之時常選擇其中御者○賈氏曰百羞則羞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珍物者謂八珍之類侯待也

王昭禹曰膳夫掌以膳羞養王及后世子則后世子之羞膳亦膳夫掌之也膳夫所進內饗共之而已王之膳羞言饋而后世子言共者降於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賈氏曰按庖人注云腥雞也臊犬也羶羊也香牛也○王昭禹曰腥臊羶香皆天產之物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病乘之而至爲害不少故內饗辨其可食者取之其不可食者去之凡以謹於奉至尊也

牛夜鳴則廐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黃色而沙鳴貙眡而交睫腥

方紙反 螻音樓

鄭司農曰庖朽木臭也○愚按左傳一薰一庖庖即臭也 ○易氏曰牛晝作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庖○賈氏曰泠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易氏曰羊以柔毛爲貴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赤股股裏無毛非謂肉赤而走又躁疾如此者其肉必臊○鄭康成曰鱻失色不澤美也沙漱也○方氏曰鳴鳴之悲涼者土密沙疏而涼故謂之沙 ○王昭禹曰鱻色則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杜氏曰盲眡當爲望視○王昭禹曰有目而視不明謂之盲○賈氏曰盲則無所覩見內則爲遠望故于春從內則也豕乃聽物不合望視此豕眼睽毛交如此者其肉必如星○鄭康成曰腥讀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方氏曰黑眷言衆體皆異而眷獨黑也般猶疾之有瘢般在前脛故曰般臂○鄭康成曰般臂臂毛有文也○鄭司農曰螻螻蛄臭也○賈氏曰以內則螻取故轉爲螻蛄字也馬眷黑前脛般般然如此其肉則螻蛄臭爲脫漏字於義無○史氏曰物之形色一受天地謬盭之氣則馭而不純雜而不精食之不致疾者幾希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賈氏曰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祀○陳君舉曰宗廟之割亨與王之食同掌是供王之食者此官也供宗廟之食亦此官也以見王以生道事親不以神道遠親意○賈氏曰上言掌割亨煎和之事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褻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謂王及后世子凡燕飲食皆內饔掌割亨之事也

凡掌共音具羞脩刑臑火吳反胖普半反骨鱐以待共膳

鄭康成曰共羞庶羞也○賈氏曰即百二十品是也 羞脩鍛脯也○賈氏曰謂加薑桂鍛治之者 刑鉶羹也臑胖牲半體也○史氏曰骨體之連骨者有臑亦詁爲大 ○王昭禹曰胖判也○愚案脩已見膳夫脩臑胖又見腊人鱐魚之已槁者也

王氏曰此七物有掌之者有共之者各掌其物以待内饔共膳也蓋内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則宜選取於羣有司以博珍善故也○史氏曰凡此七物又以共庖人焉故掌共其物以待共膳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王昭禹曰好賜王以好而賜之出於私恩多寡無常惟其所與而已○史氏曰物之有形莫不恱生而惡死及受鋒刃赴鼎鑊恐懼痛楚無以異於人人之氣體奢是以養不得已而食之祭祀喪紀賓客之燕飲常日之時羞禮有不可缺者至於好賜之肉脩亦隨其所好而予之非泛泛然無不得也古之養老者曰天子祖而割牲養賢者曰庖人繼肉蓋以王之所好在此而不可已耳○王氏曰使内饔則親而私之故也饔人則内饔之屬人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賈氏曰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皆在外之事也

掌外祭祀之割享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音嗣之事亦如之

賈氏曰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皆掌其割享共其脯脩刑膴如上所釋也陳其鼎俎謂若鼎十有二也凡賓客之事謂所陳之數如宰夫所云者皆外饔共之故云亦如之○史氏曰脯脩刑膴凡祭皆用陳其鼎俎兼有魚腊之實者以羣小祀不用牲者或用魚腊也

鄭康成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閻氏若璩曰案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賓始至有飧禮矣飧小禮也入曰聘曰致饔是賓已至則有雞食禮矣饔大禮也先鄭釋宰夫以飧為夕食非也賈以饔餼為牢禮亦非也賓至設飧何待乎夕夕禮皆牢何待乎饔○愚案飧饔已見宰夫詳見掌客

王昭禹曰饗以飲為主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之類是也饔以食為主行人所謂食禮九舉之類是也饗食又王所以待賓客之厚禮也○鄭鍔曰饗有體薦有房烝而成禮所以訓恭儉食則有飯有羹酒雖設而不飲其禮必食為主掌其割享與

夫所實者皆如外祭祀之時
蓋事實如事神敬之至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享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賈氏曰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子者謂死王事者之子○程伊川曰外饗酒正皆言饗耆老孤子則酒食未嘗偏廢也周官言饗不言食亦以饗未嘗無食也特以食爲下爾言老足矣必曰耆老者容養之以六十而上爲率歟以六十養於國故也○陳君舉曰饗耆老孤子掌於王之膳人見古人君民一體不厚已以薄人○陳及之說見司門羅氏

鄭康成曰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賈氏曰謂若宮伯所云者

○鄭鍔曰養老孤其事在外外饗掌之宜矣士庶子在王宮亦以爲外事何耶蓋王宮官府之吏已有命位士庶子則未有命位或因作宮衆致之太子比之外事宜矣

史氏曰死事之臣忠義之家有親有子饗之致其勸也王宮之宿衛親且近既已均其秩敘須其衣裘茲復饗之致其愛也致其勸則外之公卿大夫期以死而報上有國爾忘家之心非無家也知一死之後家不至於流離也致其愛則內之士庶子期以身而徇主有君爾忘身之心非無身也知此身之生盡出於君上也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賈氏曰謂出師征伐及巡守田獵○王昭禹曰此於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外饗則掌其脯肉之事○吳氏曰師役用衆役以任衆懼其極刀苦錫之脯肉獻則受之賜則其之所以治其情而勵其節恤以使民民忘其勞

史氏曰小喪紀者一介之士以死勤事者之死喪陳其鼎俎如是爲王之臣孰不知以死爲上乎○西貝氏曰謂夫人已下之喪則陳其鼎俎及虞祔之

鼎俎
先王之世其饋飧飲食不過此數者平居節用用不過

此而能使天下之臣悉歸於忠義功勳之域則飲食之恩不既大矣

享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主為外內饔煮肉者○鄭鍔曰鼎卦曰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況內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羞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共鼎鑊之閒使沃之以水燀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量而不至於過則亨人雖微所係豈不重哉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才細反

鄭康成曰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脊于鼎易氏祖之所實取於鼎也鼎之所實取於鑊也○史氏曰味以調和為主鑊所以享煮鼎所以調味○賈氏曰謂實水於鑊久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王昭禹曰享和者水火欲其相當水勝火則物有過於柔火勝水則物有過於熟亨人給

之欲其適鄭而已

○陳及之曰水有美惡火有新舊無官府以掌其事足以傷生害氣

職外內饔之爨七亂反

享煮辨膳羞之物

鄭康成曰職主也爨今之竈王於其竈煮物也○王昭禹曰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則其物不可不辨也○史氏曰內外饔之所共廣矣而亨人盡職之不曰掌而曰職職有所兼掌則重之而已

賈氏曰膳羞則牛鼎之物也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羹肉湆也○賈氏曰肉汁一名湆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

○鄭司農曰鉶羹加鹽菜矣○賈氏曰謂陪鼎鄉腫臐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

鄭鍔曰太古茹毛飲血所謂羹者血湆而已中古漸文則加滋味於是有鉶羹之薦去古既遠人心滋喪縱口腹之欲窮鼎俎之味聖人懼焉故使祭祀之時薦太古之大羹

貴本始也記曰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反本復古而已有大羹矣則鉶羹次之有鉶羹矣乃薦今世之食示不忘其初也使享人於祭祀共之謂其職享飪之事不可不知其本也賓客亦共之謂大享之時也荀子曰大享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使人人知本安有暴殄天物者哉○易氏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是以貴之然豈特大羹而已哉醴酒之美而元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所以貴五味之本反女工之始亦猶是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康成曰郊外曰甸。○賈氏曰公邑之田任甸地即在百里遠郊外天子籍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也甸法正在甸師○王昭禹曰田是也　○黃氏曰王藉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鄭氏謂共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鱉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重本也列於膳庖之後飲血茹毛在黍稷之先故本其所從來也。○劉執中曰列於享人之次祭祀以粢盛為本故也　○王氏詳說曰王之耕籍其種則獻於六官其穀則藏於神倉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而已然種之所藏則見於地官之倉人者蓋耕藉者雖為天官之事而藉田所在夫豈能外於地官鄉遂之間哉此廩人掌九穀之數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共米物饔人掌祭祀共盛所以同屬於地官

賈氏曰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借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王氏曰藉田千畝而旬師徒三百人爲其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非特耕耨王藉故也

掌帥其屬而耕耨乃旦反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盛音資

鄭康成曰其屬府史胥徒也○賈氏曰除府史也○史氏曰以耒耜地謂之耕以金耘草謂之耨孟子曰深耕易耨是也○鄭康成曰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也○王昭禹曰王必三推者步先以帥天下○王氏曰公田謂之藉則亦借民力終之故也王與諸侯各有藉田故旬師所耕耨謂之王藉

賈氏曰以時入之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也○鄭康成曰盛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穊也

穀者稷爲長

易氏曰在穀曰盛○薛氏曰盛盛其之以春人炊之以鬵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官之人共奉之九嬪贊王盛者王敦受黍稷也大宗伯奉玉盛者奉玉與盛也廩人共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

王昭禹曰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所親耕者共盛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勸於養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厚龐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藉田厚本之道孰大於是

祭祀共萧茅

杜氏曰萧香蒿也○鄭康成曰詩云取萧祭脂郊特牲曰萧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萧之謂也○鄭氏曰萧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愚按鄭氏說茅縮酒通志堂

六百五十六　是矣不必改藉為茜

王昭禹曰易曰藉用白茅是取茅以藉祭也齊桓責楚不貢包茅曰無以縮酒是取茅以縮酒也○王氏曰必用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也○陸氏曰茅有貢於萬國者禹貢荆州之土貢春秋齊侯之責楚是也有共於甸師者祭祀共蕭茅是也然甸師之茅或入鄉師或入司巫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茅之為用或以縮酒如記曰縮酌用茅司尊彝醴齊縮酌是也或以藉物士虞禮曰鉤袒取黍稷祭于苴鄉師共茅藉也至男巫謂旁招以茅則又陰不祥也

易氏曰蕭合黍稷亦以祭脂茅以共苴亦涉酒醴

王昭禹曰必俟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志也

共野果蓏之薦

易氏曰植生曰果桃李之屬蔓生曰蓏瓜瓠之屬○王氏曰為其非場圃所出故稱野焉薦於王藉共之則盡志而已○史氏曰必於于畝取之者不唯表王者之勤亦以見無擾於四方也

陳及之曰甸師之徒三百人以耕耨王藉而又共蕭茅及果蓏安所自出哉蓋古者田疇之間無有廢地方禾黍未登疆場未當用者則以樹蕭茅及果蓏之屬故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雖帝藉亦不使荒蕪也

喪事代王受眚生景反災

史氏曰人過曰眚天降曰災國有眚災王當祗畏以修德引咎以歸已故曰受○鄭景望曰國有大變毋乃粢盛不蠲鬼神弗享歟夫何使至於斯於是時也新王在疚欲請命于神祇而身受譴罰有不可得也故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受眚災於已甸師掌耕王藉共齍盛者也故司其事○鄭康成曰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災弭後殃

王之同姓有皋則死刑焉

易氏曰死與刑為二等重罪則死于甸輕罪則刑于甸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謂其罪之重者又曰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謂其罪之輕者○賈氏曰必在甸師者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故就而刑焉（愚按甸師非斷獄之官但待刑殺耳）○王昭禹曰同姓有罪不免於死者義也刑而不暴於外者仁也非義無以公天下之法非仁無以顯同姓之恩○黃氏曰同姓死刑于是事人事鬼無二道也詩曰惠于宗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反道敗類近在其族教帥之不至忝其先人寧不自愧乎死刑于是蓋自以爲事鬼神之未盡怨恫之必不能免也記曰不與國人慮兄弟兄弟之有可慮麟趾仁厚之化安在哉知此則知冢宰設屬大意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鄭康成曰役爲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鄭鍔曰耕耨之暇則率其三百之徒以採取薪蒸給內外饗之事

人薪蒸亦出於甸則斂不及民耕耨之暇人各採薪則無游手之人矣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愚案爲獸魚鱉咸若皆其德懋之所致自獸人以下莫不以時取之而共其膳亦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輔相萬物之自然非窮口腹之欲暴殄天物也

掌罟音古田獸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賈氏曰名物者謂獸皆有名號物色也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百人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各有一以爲主無妨四時兼有罔也○鄭鍔曰辨其名物則取其所當取而無殺胎殀夭之過隨取隨得而無禮物不備之愆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楊謹仲曰疏謂狼山獸山主聚故狼膏聚而温麋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而涼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仲夏陽極陰生而鹿角解則知狼陽物其性自温故冬獻之麋陰物其性自涼故夏獻之非必山主聚澤主銷也豈山物皆温而澤物皆涼耶○鄭鍔曰王安石謂冬物成之時狼害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各於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官主以除民之害果如此說則獸人當與秋官冥氏同科不當屬列於比天官自膳夫而下皆養生之職則獸人冬夏所獻者養王之用也養至尊之禮過和其陰陽以平其心則用温涼之膏以救其時氣之過亦其甚也又有除物之害必須先時而爲之若及害物之時則除之晚矣王政爲不然安石之說陋矣春秋獻獸物不名其所獻何也蓋春物方眼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物已成苟可獻者無不用故不言所獻之名惟使之因時可獻者則獻矣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賈氏曰時田謂四時田獵○鄭康成曰守謂備獸觸攫也○鄭鍔曰田獵之時使獸人守其網獸之罟以備觸攫宜矣然田而設罟不爲不廣自以能徧守之哉蓋王者之田當防鷙猛之物或驚屬車之塵則此二人之所分而守者有以護至尊而已

鄭康成曰弊什也什而田止○鄭司農曰謂春火弊夏弊秋羅弊冬徒弊○賈氏曰注謂聚也○王氏曰令田聚以所獲注則衆赴而注焉若水之注也○王氏詳說曰王之膳禽置虞旗所植之中謂之禽獻見於庖人祭祀之獻禽見於夏官大司馬不有獸人令注于虞中則何以待此等用乎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鄭康成曰共其完者○賈氏曰以下文獸入于腊人是不完者故知此爲完者凡此所共者於庖人以供王之膳○劉執中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囿人牧之于囿及其將用獸人取之于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于腊人

凡獸入于腊人

鄭康成曰當乾之也○史氏曰一爲乾豆入于腊人也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鄭康成曰入玉府給作器用也○王昭禹曰玉府掌王之玩好等物與貨賄之藏則入于玉府以供王之服器等用也○鄭鍔曰王者不以一已之私好廢天下之公用司皮

掌裘羽人角人皆須皮毛筋角以供邦用如使盡以入玩好之府則國家何賴焉故穴氏冥氏或言獻其皮角齒須備或言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皆不言入于玉府蓋以供邦用也若夫獸人魚人皆取於養蕃之地而非取於山林川澤者惟此可以供王之玩好之用聖人特於三官言入于玉府蓋以防人君縱私好以妨國用王氏何謂除其害則不入玉府耶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賈氏曰凡田獵取獸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也 ○史氏曰其政令有所掌則其出有時不弋宿不掩覆無麛卵懼其殘生傷性以銷蝕天地之和氣其意止欲鳥獸之害人者消是以去之而獸人因辨其良者以進非若後世列卒滿澤羅罘滿山使珍怪禽獸充牣其中以爲游觀誇其禹不能名尚不能計也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賈氏曰馬融云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掌以時獻爲梁

賈氏曰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者二也鷹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是十月得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惟夏不取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以其非時 ○鄭司農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 ○賈氏曰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也笱者竹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 ○史氏曰魯隱矢魚于棠臧僖伯諫之不從魯宣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而止皆以其非時也先王設獻人之官必貴其以時者蓋有生之類皆有孕育之時不欲併傷其生也

春獻王鮪 位軌反

鄭康成曰王鮪鮪之大者（王氏曰王言大也物之大者多謂之王）○鄭鍔曰王鮪則鮪之尤大者非常時所有唯春乃獻周頌之潛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於季春言薦鮪于寢廟此獻人亦言春獻王鮪王者皆周人之事宗周在西鮪魚非西周之水所有前輩謂鮪魚岫屈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上龍門以俟變化故周人取以獻新獻所無也觀其字從有謂不常有

辨魚物爲鱻鱻薨（音老反）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獻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鮮生也薨乾也○賈氏曰共王膳羞者共於內外饔以膳夫以供王也祭祀賓客喪紀所共者共於內外饔以膳夫不掌祭祀之事也政令者凡取魚者所有政令漁人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也

鄭鍔曰魚之爲物或用其鱻者或用其薨者獻人當辨之以供用事至尊則先事而預辨故言辨而後言供祭祀賓客喪紀則臨事而始供故言共而不言辨漁者取魚受政令於漁人稟命而行則無數罟竭澤之害靈沼於牣園園洋洋常有以供禮食而無闕也

凡獻征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獵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鱗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于王府以當邦賦也○王昭禹曰文王之時澤梁無禁而周公之法則漁人有征蓋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弛以與民故無禁成王之時民之財用已足苟若無征則民之棄本者衆故征之所以抑末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鼈龜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何也蓋龜主用以卜蠃主用以飾器皆不專主於食有甲之美而食者之衆無如鼈詩曰炮鼈鮮魚曰魚鼈膾鯉莊子言擢鼈於江甘味尤美而食者甚衆獻尊者物宜取其美則其名官宜矣○賈氏曰鼈人腊人之類有徒無胥得徒則足不假長帥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茠胡龜鼈之屬○史氏曰漁人所取皆其乘時而出者易致之物也故所用有待於互物互者交互之象若今之魚叉是也凡魚鼈龜蠃必窟宅於深淵而埋藏於淺泥有網罟所不能及者此人之所以適用也以時籍魚鼈龜蠃凡狸物

賈氏曰言以時者即下經春獻鼈蠃秋獻龜魚○王昭禹曰先王之於物愛之而弗仁惟其弗仁故有以取之惟其愛之故取之必以時

鄭司農曰狸物龜鼈之屬○鄭康成曰謂鱓刀含漿之屬○賈氏曰謂鯉刀魚與鱓別非鄭意也○王昭禹曰藏伏於泥○鄭鍔曰狸藏泥中者宜以籍取若魚則遊浮水中此亦兼言籍魚者冬寒則魚狸于泥至春乃上水此以籍言之殆取魚於冬也

春獻鼈蠃秋獻龜魚

劉中義曰春獻鼈蠃用之春也陽在內其美可獻而非生育之時也秋獻龜魚用之秋也伏藏之物浮泛在外育生既畢可食矣○王氏曰獻龜以秋者龜主以卜全而用之故取其堅成之時魚美於秋冬而冬爲尤美不以冬獻則鼈人所獻以籍得之亦先爲梁之時而獻鼈尤美於夏以避其字乳之時而弗獻唯王不以飲食之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鼈之功告神明矣

祭祀共蠃薄佳反蜃即忍反蚳直尼反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鄭司農曰蠃蛤也○杜氏曰蛤蜂亦一物也○賈氏曰一物兩名○杜氏曰蚳蛾子也○鄭康成曰蠃蜬蜮也○賈氏曰蠃蜬也○史氏曰蠃蜬也

氏曰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也○賈氏曰按醢人有麷醢麋醢蚔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王氏詳說曰按宣公濫于泗淵里革諫曰澤不伐夭魚禁鯤鮞鳥翼穀卵蟲舍蚔蠃古之制也說者謂蟻子可以爲醢也然里革以舍蚔爲仁而周公以蚔醢爲禮何耶蓋宣公之夏濫非時也周公以時取何不可之有

史氏曰邦之籍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乂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也先王設鼈人之官非爲口腹爲先王寢廟當薦以終曰祭祀而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腊之言夕也○賈氏曰朝曝而夕乃乾也○史氏曰凡腊皆乾肉也田獸之獲或有多寡乾豆之物在所先者故必以爲腊焉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賈氏曰凡乾肉以下並是獸人所共○鄭康成曰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京州爲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

鄭司農曰膴胖肉也○鄭氏曰胖讀爲判○杜氏曰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史氏曰腊有骨脯去骨膴全體胖半體禽獸之形有大有小而全薨大而半薨取其易乾○王昭禹曰膴胖既掌共於內外饔腊人又掌共之者蓋由獸人入于腊人田腊人入于內外饔也

凡祭祀共豆羞脯薦脯膴胖

鄭康成曰脯非豆實當爲羞聲之誤也○賈氏曰按籩人有栗脯則脯乃籩實非豆實也籩人職云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生薦熟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史氏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則脯有時而登豆矣謂之豆脯非所據也

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賈氏曰所共共外內饗也○史氏曰先王之設腊人意若曰吾不因田之所獲以儲待之一有闕焉使之弋獵以求則不勝其擾將人與物俱斃吾之所享幾何而使寰區之內飛潛蠕動不聊其生哉然則儲之以待用所以廣王者好生之德

劉迎曰宰相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而遂萬物之宜者一動植一蟲魚皆宰相造化中物此伊尹所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而古之於牛喘亦止車而問皆宰相責也鼈人獻人安得不屬於大宰

後學 成德 校訂

天官冢宰下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也○賈氏曰凡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陳宏甫曰人之一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天之道也自非達得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會知得人身中氣偏之所在此直是絲毫不可差如後世庸懦安能了得此事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爲之

薛平仲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既聯事以共其職矣食醫一官屬焉可也特別而置諸醫者之列固人主護養之道所能有也君子之所能放也彼天下然護養之道人主之所能有也君子之所能放也彼天下之民其孰能知節於此哉不知所以節之則陰陽之寇每易以乘隙而傷其和而疾病見矣先王不忍厚已以忘民

也是故先於食醫則有醫師以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於食醫則疾醫瘍醫獸醫次第而設焉蓋仁出於身而加於民愛乎物實自夫一飲一食之間推之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劉執中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則聚其毒藥有州土之宜有采取之候有治煉之方有攻療之制悉預知之然後可以共醫事○鄭鍔曰治病之法亦有用善藥以補治之者不必皆用毒藥說者云巴豆狼牙之類藥之有毒者也人參芎藭之類藥之無毒者也此言聚毒藥蓋謂以毒爲主也愚以爲不然瘍醫云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二物也藥之毒與夫藥之不毒者皆不可以卒求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則不可不蚤收而預蓄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匹婢反）瘍（音羊）者造（七報反）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貴氏曰疾病者謂若疾醫所云也疕瘍者謂若瘍醫所云也二者皆造醫師醫師則以疾病者付疾醫疕瘍者付瘍醫○史氏曰腹心四體其有不康謂之疾病附贅癰疽謂之疕瘍○鄭鍔曰疕謂發生於頭者瘍謂發生於身者歲終則稽（古兮反）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王氏曰餔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王氏詳說曰小宰於百官府則以叙制其食宮伯於宮中之官府則均其稍食此曰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皆食功也

鄭康成曰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上昭禹曰管侯有疾醫緩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下肓之上公曰良醫門也管侯果卒然全者但知其可治不可治而驟焉者皆全矣）

史氏曰計其所失爲之殿最則爲醫者惟恐其失之矣

食醫中士二人

賈氏曰宰夫疏曰食醫府史胥徒俱無以其專官行事無

所須故也○王氏曰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則有藏矣故有府掌醫之政令徒諸醫毒藥於醫師受政令聽所使治則無用府史胥徒

掌和王之六食音嗣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才細反下皆同

賈氏曰六食以下皆膳夫所掌此主調和而已其六食等義並在膳夫○史氏曰和之者調其滋味以宜通其寒溫之候辨其物性之相忌相使可以進之也

陳及之曰食醫醫師之屬其職專和飲食而不治醫事者也蓋人之疾病未有不自飲食致之能防於未病之前則疾鮮矣故有庖人內饔辨鳥獸魚物腥臊之不可食者而食醫又以法調和食飲膳羞之齊亨人給水火之齊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式之法教九御以時御叙于王所其防微杜漸皆所以謹疾無所致疾故食醫不治醫事也若待其已病然後療之此後世之事非先王之制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賈氏曰眡猶比也羹若大羹鉶羹等醢人醢人惟有醢醢不言醬即豆醬也公食大夫禮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方氏曰齊與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羹齊則雉兔雞犬之類醬齊則醢醢醢韲菹之類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食齊視春固以温爲主然食養物而生之亦春之事羹齊視夏固以熱爲主然羹熟物而成之亦夏之時也醬齊視秋固以涼爲主然醬將物而成之亦秋之事飲齊視冬固以寒爲主然飲潤物而清之亦冬之事○史氏曰非謂於四時各供其品言其所宜之氣耳宜温眡春宜熱眡夏宜涼眡秋宜寒眡冬一食之間具此四氣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易氏曰春爲木味多酸以養肝夏爲火味多苦以養心秋

爲金味多辛以養肺冬爲水味多鹹以養腎脾土旺於四季故皆調以滑甘

史氏曰非謂四時各專一味謂之多者就五味中使一味勝焉以養其氣也如春則肝用事用則勞勞則損損則四藏勝而疾生焉曲直作酸唯酸爲主可以引諸味以益肝氣而使適平夏之苦秋之辛冬之鹹莫不皆然調以滑甘者則受和爲五味之本也在五行曰土在五常曰信在五藏曰脾脾養五藏土旺四季而信於四端無不用者若甘之總五味也○鄭康成曰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荼枌榆免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常與天地流通則其氣味之所養又安可違此温涼寒熱之所御必在順四時之氣酸苦辛鹹之所節必欲順四時之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音瓜

鄭康成曰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鍔曰膳食各有相宜者又當會而合之使氣味相成牛土畜也稌稻也澤中所生與土畜相宜羊火畜也黍高燥所生與火畜相宜豕水畜也稷北方之穀與水畜相宜犬金獸也粱西方之穀與金畜相宜鴈陽物也麥秋種而夏熟得陽氣爲多與鴈相宜魚水物也苽者米之生於水者也與魚相宜凡此皆氣味相宜者也○楊氏曰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凡此皆衛生之道

王氏詳說曰洪範五行以自順爲序六府五行以相就爲序月令五行以相生爲序人食味別聲被色未有不本於五行者或以同氣而爲之宜者牛宜稌羊宜黍

魚宜炊是已土之與土火之與火水之與水其同氣歟或以相克而爲之宜者豕與之與木其相克歟或以相生而爲之宜者犬曰粱鴈宜黍是已金之與土火之與木其相生歟若夫月令言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與此不同者蓋彼言其所與順時令也

凡君子之食恒放甫往反焉

王昭禹曰君子與王貴賤之分不同而養生之理則未嘗異故膳食所會之宜皆得以放王而自養焉

黃氏曰秦鑒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全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冢宰之事也周冢宰必兼三公使其燥濕寒暑之不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則何以爲師保故食藥之調適飲膳爲詳而醫師奉王之事屬於冢宰豈苟而已哉鄭節卿曰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懼其不精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

惟醫爲難精惟疾病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於治病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不兼於外證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不敢計其冗先王之仁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

賈氏曰疾輕病重論語註疾甚曰病○王昭禹曰安強得於氣之和疾病由乎氣之乖善醫者審其源亦貴乎成養氣爲本蓋五藏六府之氣均則疾病無自而作一或盈而有餘一或羸而不足則偏勝而疾病因之以起所謂養者盲之使其氣一於充實而後已下文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是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音消首疾夏時有痒掌亦反瘧音虐介疾秋時

周禮言義卷八　王　甘寅

有瘧音嶽寒疾冬時有嗽豈上時掌反氣疾

鄭康成曰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首疾頭痛嗽咳上氣逆喘也

史氏曰四時皆有癘氣人感之者謂之癘疾夫人之一身冲和之氣彌滿四體一有虧失則內氣必消外邪客氣乘之以入而癘焉如置杯於水外水得入者內水虧也故疾醫之職必先於調養其內氣消耎則傷之者衆冬傷於寒春必爲温夏傷於暑秋必爲瘧寒氣蘊伏春温激之故熱生焉此疾必先頭痛也暑氣蘊伏秋涼激之故寒生焉瘧寒者脾寒也言此病必先寒至也熱之餘毒客於肌膚而不散故夏有痒疥之疾有嗽上氣之疾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鄭康成曰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賈氏曰醯則酸酒則苦飴蜜則甘薑則辛鹽則鹹是故言酸鹹等而言醯酒之屬者或當醫方用也　五穀麻黍稷麥豆○賈氏曰此依月令五穀之穀據愚案素問以麻麥稷稻豆爲五穀以麻屬木麥屬火稷屬土稻屬金豆屬水若疾醫用以養病必知物性所宜恐當從素問爲是　五藥草木蟲

石穀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也○賈氏曰假令夏時熱病者體寒即是水水贏而勝火氣負而不足故夏時病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味土所以克水是攻其贏也土生于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爲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也

王氏曰素問曰形不足温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爲本養形爲次療病爲末（史氏曰得是病者必貴急攻調之使氣內正內正則外邪客氣無所容而疾去矣故五味以滋其氣五穀以榮其血五藥以禦其邪而病不癒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先以五味五穀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康成曰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温腎氣寒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賈氏曰宮數八十一配土商數七十二配金角數六十四配

木微數五十四配火羽數四十八配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賈氏曰假令冬時面色黑其氣寒聲應羽此是盈而王吉可知若冬時其色黃其氣熱聲應宮此是中央土克己此是虛而休凶可知

盈虛休王吉凶可知○賈氏曰氣病在內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其增劇多簡易也○王昭禹曰素問曰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之音可以意職五藏徵驗可以目察○王氏曰望其氣又聽其聲又觀其色以眡其死生不過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五則以物之更王更廢更囚更死不過五故也

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察其兩之以九竅古弔反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賈氏曰此驗其脉候九竅與所眡爲兩兩與九藏爲參○易氏曰九竅皆有形而見於外者覩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假故曰兩九藏皆有形而藏於內者察脉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故曰參

鄭康成曰陽竅七陰竅二竅之變開閉非常劉執中曰變者失其常職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賈氏曰正藏五者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又有謂膀胱大小腸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也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膀胱爲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而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劉執中曰神藏五難經曰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是謂神藏五也形藏四謂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脣甲也故下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胃中之氣人以候脾謂之氣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故三部者各有天地人合爲九分以應九野以察九藏故曰參之以九藏之動則生死不能逃矣

史氏曰九竅在外九藏主之兩之以外證之變動參之以九藏之脉息始能決之

王昭禹曰難經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脉而知之謂之巧望以五氣望而知者也聽以五聲聞而知者也問以五味問而知者也診九藏之

動切脉而知者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賈氏曰以疾醫中士八人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王氏曰醫而治之疾醫又言分而治之者醫師分疾病庀瘍使各治之而疾醫所治亦各有能也至於瘍醫但言凡有瘍者受其藥則腫瘍潰瘍折瘍同科而已

鄭康成曰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

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王氏曰獸醫曰死疾醫曰終所以而非醫之罪亦書其所以爲使知如此者在所不治也終則盡其道而死者也終亦有

瘍醫下士八人

王昭禹曰氣乖不和則爲病血壅不行則爲瘍病以氣而其傷在藏府瘍以血而其傷在肌膚此疾醫所以治內而瘍醫又有以治外也○鄭鍔曰瘍者疾之至惡治之尤難伯牛有疾說者以爲癩孔子曰亡之命矣夫苟偃癉疽生瘍於頭至於大病目出而死信夫爲疾尤惡非他醫所能愈故特設一官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音刮殺之齊才細反

王氏曰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刃創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刃創○史氏曰金者凡鋒刃利兵所傷折者凡墜壓損聚所致腫瘍癰而上生瘡者潰瘍癰而含濃血者

鄭鍔曰王安石謂疾之惡者藥或不能攻則有祝焉乃引素問上古移精變氣祝由之說以爲證○鄭康成曰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愚攷醫之用祝理或宜然今世有以氣封瘍而從之者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於是用藥藥或不能去必劀以刀而去惡血劀而不愈必殺之以藥而食其惡肉凡四法各有淺深之度故言齊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音餼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鄭康成曰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皆盡出

王氏曰以五氣養之生之也獨於瘍言素問曰形不足温之以氣瘍之治宜以氣也而以五氣養之反在以毒攻之之後則必先除其惡然後可養也○鄭康成曰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以五藥療之治之也凡療瘍者五毒五氣五味亦所以療之也而獨言以五藥療之者以藥爲主也○鄭康成曰節節成其藥之力也○賈氏曰即下文以酸養骨之類是也

史氏曰治療之序五毒攻之利法也自內作者血氣壅滯不利不瘉自外受者毒必相資不利不瘉利已則腸胃虛以五穀之氣補之以五藥之良調之以五味之中節之則肉和而平外疾去而支膚全矣○王昭禹曰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而瘍醫以五藥療之然後以五味節之者疾醫所言者養也且養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所言者療也目療以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鄭鍔曰先攻以五毒後療以五藥豈其五藥並用而求一物之幸中哉又當視其病之所損者而嚌其味以養之也其有損於骨則以酸養之酸之味由木所作木强能立事可以强其骨有損於筋則以辛養之辛之味由金所作金能纏合異物可以收其筋有損於脉則以鹹養之鹹之味由水所作水能流行可以柔其脉有損於氣則以苦養之苦之味由火所作火氣炎上可以作其氣有損於肉則以甘養之甘之味由土所作土能含載萬物可以生其肉有損於竅則以滑養之滑石之性能滑物而通之可以利其

竅凡此皆療瘍之法也○王昭禹曰素問曰酸收辛散鹹耎苦堅甘緩夫筋散則不牽故以辛散之肉以骨爲體骨收則強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爲節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滯故以滑利之且腎主骨腎水屬也故欲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主於竅則以腎爲體而以肉爲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疑止則竅亦水屬也故以滑利爲主○劉執中曰以酸養筋者辛主金之味也而克於木不使肝與筋過盛以鹹養脈者心火也而主於脈鹹水之味而克於火不使心與脈過盛以苦養氣者脉金也而主於氣苦火之味而克金不使肺盛氣過血以甘養肉者脾土肉甘者土之味而主脾者也養之使盛則肉速長而瘍可合以滑養竅者竅不滑則閉塞不通而毒氣內攻不可得而速合然則瘍之爲病也四而所以破胳者肉也斷折者骨也則夫氣也脉也筋也過盛而流通則其瘍不可得而合矣故必抑之使微而肉也骨也缺損而欲其合且續也故必養之而使盛竅則利之而使宣此所以爲療瘍之道

史氏曰瘍之作本於壅滯鬱結藥之用專於通利疏導則疾何由而有譬之治國上情下宣下情上達無有壅蔽之患治斯舉矣然則用宣利之藥者殤醫之大法至於血氣之虛實在乎用藥之多寡如盤走圓貴乎得其意而已陳及之曰醫官之屬自萬民疾病及禽獸無不治療而王朝公卿大夫士則不王治之何也蓋卿大夫士權力足以致之財賂足以使之故治不在上之人設官掌之也若萬民之疾病良醫既不肯治非設官以治之則人有死非其命矣

獸醫下士四人

鄭鍔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有賴其力用其力而不治其疾則種類浸潰以死何以供用自漢以來如張里以馬醫而擊鍾黃憲乃牛醫之子則獸醫者豈非爲牛馬而設愚案人爲萬物之靈君仁民而後愛物故人之爲醫二獸之爲醫一

掌療獸病療獸瘍

史氏曰疾與病一也分言之則疾淺而病深俱治之者貴人也至於獸醫則療獸病而已不問其疾彼其口不能言

不食水草而鳴之哀亦先王之所不忍醫固不可無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音似之

鄭鍔曰獸與人異類不可求於言語痛癢之際故其病爲難知療之之法則先灌藥劑以行之行則知其病之所在然行之不已則其病浸劇又當節以止之蓋先動其脉氣脉氣不發無從用藥因其氣所發動之處從而養之則其病可除若療其瘍亦灌以藥既灌則括其惡肉以發其惡然後外附以藥內養其氣而用刀秣以食之此療獸瘍之法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史氏曰疾醫於人死則書其所以而獸醫於獸死則計其數而已其詳略不同皆先人後物之意所謂計其數而後進退之者隨其勳效之有無而予奪其食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是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黃氏曰宮正宮伯之掌宮室之事膳羞飲食之常也酒醬醯醢居處之正也膳夫庖人之職也宮正宮室離之而在醫師之後其下宜聯膳飲舍次帝幕宜聯宮室離之而在醫師之後其下遂列府藏嬪御之宮蓋以爲厚味腊毒游觀怠荒貨賄遂至聲色縱欲皆足以致疾其在典章雖不可已而可節其在人情雖不能免而可戒是皆大宰之所當知自秦以來宰相不復預此凡人主共養盡屬少府乃爲天子私人夫豈惟宰相不得預而醫卜史官加諸吏左右曹則與聞政事矣尚書密掌樞機則權侔宰相矣

薛平仲曰酒以行禮固不能不用而酒以亂德尤不可輕

用觀酒誥一篇周公之慮悉矣則設官分職之際豈苟然哉故於酒正之官則以命士而掌政令以式法而授酒材而爲酒爲漿者則以奄官女奚主之蓋酒正以如是之式而畀之酒漿之人爲如是之用以入于酒正之府內不可以妄爲而外有可稽驗事制曲防之意遠矣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王昭禹曰酒之爲物以承祭祀以供賓客以養老病以行愛敬之情一事不可遺一禮不可闕先王由是設官以掌之然所謂政令非特釀造供承之事勿豢爲酒非以爲禍而酒之流實生禍故始乎治常卒乎治亂則酒正之掌政令亦所以謹酒也

鄭康成曰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王昭禹曰式若米麴多寡之數法若水火齊量之差 ○鄭司農曰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也 ○賈氏曰酒材即米麴蘖 ○王昭禹曰凡頁之以爲酒者皆是也

鄭康成曰公酒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也 ○王氏昭禹曰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此亦鄉飲酒也鄉大夫又曰退而以鄉射之禮詢于朝庶此鄉射飲酒也州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亦鄉射飲酒也故所用之酒爲公酒若夫族師所掌初無飲酒之禮春秋祭酺相爲酬酢其非公酒歟 ○史氏曰自王及后世子之用與凡所以爲祭祀賓客鄉射燕享之奉者皆曰公酒

陳及之曰三代無榷酒法酒誥禁羣酒息鬬爭甚嚴今酒正酒官不掌禁酒至地官司虣禁飲食于市者秋官有萍氏掌幾酒謹酒蓋先王所以爲酒者爲祭祀賓客設也自酒正之外官府不得私醞每歲給其秩酒惟鄉遂官長有鄉射飲酒之禮則釀未可知矣然酒正內官也以下又皆奄人女奚爲之勢不可以呵禁外事而萍氏刑官之屬司虣市官之屬俾之謹察酒禁則順矣後世專立酒官務在

榷酤恐齊民奪其利故禁察酒亦有職先王無此意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芳劒反齊二曰醴齊三曰盎烏浪反齊四曰緹音體

齊五曰沈齊

賈氏曰辨者言不自造酒直辨五齊之名但知其清濁而

已○王昭禹曰五齊用以祭祀每有祭祀其造作必有量

數故曰齊焉

鄭鍔曰太古有明水以爲醴其後乃有元酒元酒之後又

有五齊五齊之後乃有三酒至於酒則其味厚矣味之厚

者先於薄味之薄者生於元去古益遠則禮文益變然五

齊雖生於元酒而五者之中亦自有厚薄之齊自泛之醴

自醴之盎自盎之緹自緹之沈非色不同也味亦不同非

惟厚薄不同清濁又不同其齊不同則其名不同其名不

同則不可以不辨故使酒正辨之蓋元一變始有泛齊成

而泛泛然而滓則浮而上泛齊一變始有醴齊成而汁滓

相將其體則厚而甜醴齊一變始有盎齊成而滃滃然其

味得中鄭康成曰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賈氏曰謂泛齊醴齊皆故司尊彝云盎齊沈酌鄭注沈清也過此以往然後有緹齊其色紅赤味已是酒

故名曰緹緹言其是酒也○吳氏曰泛者上浮而下滯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下凡此

皆用以事神記曰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

下是謂事天之祐又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民不淫也酸則盎不澄則沈尓酒正辨其名然後辨三酒

四飲之物因名然後有實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吳氏曰三酒而辨其物者謂之形已成兼以共人飲取其

能養陽能合歡也○王氏曰五齊言名三酒言物五齊以

祭祭則致其義名者義之所出故也三酒以飲飲則致其實物者實之所效故也○史氏曰事者方有事於糟漉昔者熟之而可久清者澄之而可飲（○鄭鍔曰昔之爲言宿昔之意謂日久而斷清之酒也記禮曰昔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者昔酒也惟其淤而久故謂之舊醳逮其後也遂有清酒其色益清明記禮所以醆酒淤于清是也醆酒盎齊也盎齊差清又以清酒之爲大清矣）○王氏詳說曰以昔酒爲久則知事在昔之上爲近而清在昔之下爲尤久也以事爲有事者之酒則昔爲無事者之酒而醆爲諸臣所酢者之酒矣蓋祭祀之禮有行事者有預陪祀而不得行事者事酒昔酒其出於此若夫司尊彝云皆有舋諸臣之所酢蓋九獻之禮王及后皆四而諸臣一王酢以醴后酢以盎諸臣所酢以清白而已是不敢與王之神靈等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漿反

王昭禹曰飲於三酒爲薄於五齊爲厚亦人所飲者故亦言辨其物（○史氏曰四飲酏其數未成而曰飲飲不以酒名取其爲酒之最也○鄭鍔曰漿已成而曰飲飲不以酒名取其爲酒之最也○鄭鍔曰酏之言載米汁相載也）酏則稀粥之可飲者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鄭注漿人云酒正不辨水涼無厚薄之齊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賈氏曰自五齊以下並是酒人漿人所爲故直掌其厚薄之齊

史氏曰備之三酒副之四飲而饌設之味以之共王則然耳后及世子酒飲之數未必全共而饌設之味未必全享○賈氏曰饌謂饌陳其具設之也○王氏曰后世子之飲

與其酒共之而已弗爲之饌○王昭禹曰此不言五齊則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音二下同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易氏曰酒正初以式法授酒材及成又以式法共用不可多不可寡也○賈氏曰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八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大尊不言者舉正尊也

賈氏曰先鄭謂大祭天地中祭宗廟下祭五祀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大小後鄭之說皆據司服六冕差之也

鄭鍔曰祭祀之禮以神事之則用五齊以人養之則用三酒其尊有八酒正以式法共之其實本以事鬼神三酒之中

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以酢諸臣貴其有餘而不欲其竭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爲副貳小祭度用一尊則用一尊以爲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爲降等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耳唯尊中所實齊酒專以事神而不以飲諸臣不用副貳之尊器之大小量之多寡俱有一定之數蓋五齊雖以致禮之文無實則近於僞而不誠非所以交神明之道故雖不副貳亦皆有器量乃所以致禮之實

愚案酒之有貳謂既薦鬼神而後以鬼神之福爵羣臣所以廣神施也大祭天地用三貳謂天地之施廣而周中祭宗廟用再貳謂宗廟之設施視天地雖殺而猶廣小祭山川用一貳謂山川之施爲微大抵皆是廣神之

惠澤以及下記曰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醴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王昭禹曰禮酒謂致享于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爲禮而已

史氏曰后之賓客公卿之妻燕見而飲也○王氏曰建國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獻而后亞裸王親牽射牲后親徹豆籩賓客則亦王裸獻而后亞獻則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

鄭鍔曰醫與酏則必糟而不涚蓋涚則清而不濁糟則濁而不清后與王同體故所用之物不無少屈也○易氏曰酒正以奉王也不以奉王之職奉賓客故使其士○鄭康成曰士謂酒人奨人奄士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易氏曰燕朝之暇王所與飲酒或與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貴而親也○王昭禹曰饗以訓恭儉燕以共其多寡之計○黃氏曰燕賓客有常禮故共其計左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三爵獻酬酢也酒正奉之察其過也○鄭鍔曰說者謂王者之尊不可拘以有司之法制今既奉其多少之計何也蓋至尊之酒不可以常禮拘至於燕飲則不得不爲之防紂爲長夜之飲後至於喪六百年之業由無節之所致不參計於禮飲而奉於燕飲使王知其過多則自爲之戒其慮遠矣示慈惠故燕飲酒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爲有節然當防其過焉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鄭鍔曰饗禮之嚴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所以訓恭儉

而此言共酒無酌數何也蓋此所謂饗非大饗也以饗士庶子之在王宮也有宿衛之忠勤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勞其功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惸獨無依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念其功其享之也不過以醉為度示恩意之厚耳○劉曰義曰饗宮中之環衛恤死亡之老幼必盡其量而共之○鄭鄤卿曰燕羣臣嘉賓所以恩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也饗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大抱則懽不洽賓主百拜酒止三行然所以使之醉酒飽德也共其酒無酌數則曲盡其情而極其懽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怭怭矣夫外嚴於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恤其老幼仁之至義之盡也

享酒之賜頒皆有瀆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易氏曰賜即賜予頒即匪頒皆出於祿秩之外法即大宰九式之法皆以其式法行之則好賜匪頒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法○鄭司農曰有秩酒者給事出入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王氏曰秩酒有常賜之酒也鄭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謂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固有秩酒然有秩酒則非特老臣而已授以書者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契者使執之以取酒也史氏曰賜頒者時有所予之橫賜秩酒者月有所給之定數也

劉執中曰酒雖出於酒人莫不關於酒正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康成曰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賈氏曰受用酒是酒人也

愚案一酒至微尤不少置非是督責之察要之一事廢

則一職廢今日之不治他日必有不勝治之嘆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經特於酒正見之意者三百六十之職無時不然

王氏曰特謹其出異於其餘物惡酒之意也必小宰聽之則守出納之正而正其不如法者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易氏曰日入其成計一日之出月入其要計一月之出小宰聽之計所出而已未計夫入焉至於歲終然後小宰以所入之要而致於大宰大宰乃以初授式法之多寡而會一歲之所共所用蓋將以酒式而行誅賞也

愚案不會者非直縱之飲也王燕飲而必共其計曷嘗不計之有司嚴奉酒之吏乃所以默制人主也

劉執中曰國之儲貳政之本原未可以酒亂其性焉聖

謹徵如此

鄭鍔曰酒正掌酒之政令其始以式法授酒材彼違式而酒惡不可以無誅如式而酒美又烏得而不賞故曰以酒式誅賞

泗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王氏曰鄭氏以奄爲精氣閉藏者蓋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焉與竊餘蒙鬱戚施直鑄矇瞽瞍僬侏同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況於王乎若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賈氏

曰言女酒三十人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故多也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史氏曰五齊三酒酒正授式法酒材爲者酒人醞釀之也鄭鍔曰周禮有兩世婦一在春官以卿一人爲之一乃天官内宰世婦與九嬪爲列者也先儒以此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者殊不知内宰之世婦於祭祀之時當涖陳其具酒人乃奄人固宜與内人聯事則其爲春官之卿耶○史氏曰酒非常世婦役也宜矣安可以爲飲周公誥康叔曰祀茲酒則祭祀用必祭祀之餘因以爲飲方用酒明矣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則因祭祀而爲飲亦明矣有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其奉酒於内則受世婦之役而世婦亦惟祭祀用之而已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王氏曰饗酒爲禮而已故謂之飲酒（○史氏曰禮酒飲酒多寡異也天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所以防其多而失禮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所以致其多而盡歡也）○王昭禹曰非特供其酒又奉其事○黄氏曰酒漿籩醢皆内事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食王后行禮於此世婦詔之酒正不與故酒人共酒而奉之直致内事鄭言酒正使之非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后夫人之職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鄭鍔曰凡事則不一事也皆共其酒則酒之用亦不一矣酒之用不一則其費也廣酒正既共其酒必以數入于酒正之府若酒人不入其數則酒正何以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哉入與凡獻征入于玉府皮毛筋骨入于玉府之入同

○鄭康成曰凡祭祀小祭祀也○王氏曰祭祀共酒以往則自有奉之者往待其令而已○鄭鍔曰祭祀共酒以往不必自往宮中祭祀聽世婦之役在外之祭祀不必自往賓客之來王國有歸饔餼之酒所謂上公壺四十皆陳侯伯三十有二皆陳是也陳則設之於堂東自有掌客往焉酒人奄者也不當從事於其間○黃氏曰外祭祀賓客陳酒皆共酒以往酒正使其士奉之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王昭禹曰酒漿皆人所飲有酒人又有漿人者蓋其造釀異法故異職也○鄭康成曰女漿女奴曉漿者

愚案酒漿邊豆醯醢醯鹽幕等人皆以奄爲之以此等人只可給役使不可使入王之燕寢

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史氏曰酒正言四飲而此云共王之六飲蓋酒正辨其清濁醇醨六飲之中唯水爲清冷所以和酒涼爲寒粥所以授酒隨汲而有隨取而辨厚薄之齊不必辨所以不言○鄭鍔曰飢食而渴飲人道之常飲以水爲主其水豈可以常飲哉用米以將之於是而有漿漢人謂之截將言其米汁相載也自漿而爲醴則稍厚而可飲自醴而爲涼則又雜糗飯之水以爲飲也曰醫則釀粥爲醴也曰酏則薄粥也酒正有清而無醴此有醴而無清清與醴一物也醴之厚沛之則清也○王氏詳說曰醴以沛之清言之則曰清醴恬可飲也以可飲言之則曰醴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即此也○薛氏曰內則有醴清糟酏漿醷濫而無水涼醫玉藻有水漿酒醴而無涼醫者清醴之沛也糟醴之濁也酏內則所謂酏也醴內則所謂醷也涼內則所謂濫

也水涼之末非酒正之所辨故內則無水涼亦以其略而薄之也漿人六飲始水玉藻五飲亦上水反其本也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故漿人六飲無酒玉藻五飲有酒異代之禮古者於五飲六飲體爲多○王昭禹曰酒以用於祭祀爲主若漿則主於飲而已故漿人但言共六飲而未嘗及祭祀○鄭鍔曰必入于酒府者以共王之飲則酒正職當共奉之故耳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

黃氏曰飲常須也以共賓客謂之稍禮常日稍用之非必備六飲禮飲后夫人致稍禮漿人共不由酒府繼粟繼食之義○賈氏曰夫人謂三夫人致飲于賓客助王養賓亦致于客館清醴醴之涉者即酒正一曰清也醫酏不涉者

此二飲與后同而奉之者亦使漿人奉之○王氏曰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小大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鄭氏曰亦酒正使其士奉之者也

愚案或疑后之所致有醫有酏夫人所致於醫酏之外又有醴后所致者糟而奉之至夫人所奉於醴則清之於醫酏則糟之則夫人所致若有加於后何也不思后之致飲共於酒正之府者在所不必言特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士者康成謂酒人漿人奄士若夫人致飲不可以供后之職奉之凡清之爲醴濁之爲醫配糟惟釅人得而奉之矣貴賤之等不待辨而可知

凡飲共之

王昭禹曰膳夫言凡王之饋飲用六清則上文共王之六

飲者乃饋食所共也此言凡飲共之非必饋食黃氏曰凡飲自后而下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愚案冰既是飲食中用故次酒正
薛平仲曰凌人以掌冰爲職於酒漿無關也特屬於酒漿之末蓋酒所以奉陽冰之用所以禦陽也一身之血氣常流於天地間陰陽節宣之不至則未有不致疾者豈足以與天地同流哉觀凌人之屬於酒漿之末則大宰佐王之道密矣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鄭節卿曰周雖改正朔每用夏正故凌人之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夏須冰掌事秋刷皆夏月也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每書月者皆夏正若周正則不書月一之日

之日是也○賈氏曰周十二月冰未堅也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三之日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者幽地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
王昭禹曰斬取以建丑之月納藏以建寅之月蓋陰積而爲冬建丑之月陰雖已退而其氣猶盛陽雖已萌而其氣未浮陰氣有餘而強陽氣不足而弱斬而藏之所以宣助陽氣○鄭鍔曰冰不堅厚則不可取欲取諸冰厚腹堅之時故記則謂之伐詩則謂之鑿此則謂之斬○杜氏曰三其凌三倍其冰○鄭康成曰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易氏曰三爲冰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間皆可藏冰故三其凌以待之
李景齊曰藏冰將以備暑亦所以助陰蓋陰陽之氣流行乎天地間一氣不至則閉塞

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善防患者養其弱而抗
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則鑿冰以達陽或損有餘以
補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則出冰以禦暑聖人所以
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此也幽詩言王業所致
之由而必有及於鑿冰沖沖申豐言陰陽之和而無水旱
疫癘之災者亦推其本於鑿冰出冰之得其道凌人一職
豈非若緩而實急乎

春始治鑑胡暫反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賈氏曰春謂正月也○鄭康成曰鑑如甒大口以盛冰置
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
○鄭鍔曰春分奎星朝見東方蟄蟲始出時將用冰始脩
飾盛冰之器以鑑名之者左傳曰美澤可以鑑謂其光澤
也

賈氏曰外內饔之膳羞謂王及后世子并饗耆老孤子等
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鄭康成曰酒漿酒人漿人○賈
氏曰酒人舉酒而言漿人舉醴而言酒醴見温氣亦失味○王昭禹曰膳羞感暑
氣則易敗酒醴感暑氣則易酸必共冰以寒之也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

賈氏曰祭祀謂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皆共冰冰有鑑則冰
不消釋食得停久賓客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飧及饔餼
直共冰以往無鑑也

大喪共夷槃冰

鄭康成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床之下所
以寒尸○王昭禹曰死必臭腐故用冰以寒之夷之言傷
也冰槃曰夷槃移尸于堂曰夷堂床曰夷床衾曰夷衾皆
以哀傷爲主

夏頒冰掌事

賈氏曰頒冰頒賜羣臣也掌事主賜冰之多少合得與不合得之事○王昭禹曰陽氣過盛無以制之非徒有煩緼之患陰陽不和反傷人之形而疾癘作故夏之痒疥以陽氣傷於皮膚故也秋之瘧寒以夏陽之傷於腑臟故也先王至是而頒冰者所以禦暑患也○薛氏曰鄭氏引春秋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以爲夏頒冰之證非也案左氏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氏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預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是夏三月是時蟄蟲已出有温暑矣穧宜當用冰故以時出之後鄭泥於夏頒冰之言乃以西陸爲四月立夏之時又引夏頒冰以爲說不知四月立夏則日在實沈之次轉而行南陸何以謂之西陸朝覿不然則左氏何以曰火出而畢賦火出於辰即夏之三月也若出次必待四月立夏之時則何三月火出而畢賦乎鄭氏之說吾無取焉意者日在西陸火出於辰在夏爲二月是時方出冰夏則取而頒之耳頒非出也若必日在西陸暑氣盛而後頒冰非特不知頒冰之制亦不知西陸日行之度

秋刷

鄭司農曰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也

東嘉崗禮訂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籩竹器如豆者女籩女奴之曉籩者

薛平仲曰此數官者又以備膳夫之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者也反覆求之則知周官敘次之意大抵官府之近於君者固莫密於供奉之職而官女之密於君者尤莫切於供奉之職然庖厨之當遠君子必處於外而酒醴之籩潔籩豆之靜嘉古人當責於內處於外者固宜以命士爲職責於內者亦宜以奄官女奚爲職然外而官府敬君爲有素先言共王而後言祭祀之用所以責其敬而已內而內人朝夕王所者也先言祭祀而後言共王之用所以養其敬也況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纖悉委曲之誠潔靜精微之意使在內者各

有事焉凡便嬖側媚之習不惟不敢且不暇矣○王昭禹曰先王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葅陸產之醢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簋俎禮之器也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

掌四籩之實

鄭康成曰籩其容實皆四升○史氏曰籩以竹爲之所以陳乾物○賈氏曰四籩則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已四籩之實則麷黃白黑糗餌粉餈是也

朝事之籩其實麷方引反黃簞反白黑形鹽臡賢反鮑魚鱐所求反

鄭康成曰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也

鄭鍔曰宗廟祭祀有朝踐之事所以象事生朝時之所進當其祭之始也王酌鬱鬯祼尸后亞獻於是乎王出迎牲而殺之始行朝踐之事則后薦朝事之籩其籩中所實之物則曰麷曰黃曰白黑曰形鹽曰臡鮑魚鱐也麷熬麥也○鄭康成曰黃枲實也熬稻而白之熬黍而黑之鹽則築以爲虎之形魚則牒大臠以爲臡史氏曰牒肉爲大臠或糗乾以爲鮑或折乾以爲鱐○王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魯宜有昌歜白黑形鹽爾曰國君文足昭也式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羞嘉穀鹽虎形禮異白黑則所謂羞嘉穀也形鹽則所謂鹽虎形也昌本則所謂昌歜也推類而言則臡鮑魚鱐與大既事之享皆所謂致其養之盛者也孝子之事親欲致其養養欲致其盛故朝事之籩豆其實如此王昭禹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故朝事之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蓋籩豆之實物產之雜也其數宜偶故加籩之實菱芡棗脯皆偶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桃古文作𣏌字蕡音老榛到巾反實

王氏曰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鄭康成曰乾薸乾梅也有桃諸海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賈氏曰八籩則棗一栗二桃三乾薸四榛五

案乾薸爲乾梅則籩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則有濕梅可知以乾梅濕梅添五者是爲七籩既桃梅有乾濕則棗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爲八必知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籩皆八也○王氏曰桃乾薸脾析豚拍魚鱐蜜蜬及魚皆物之細者也棗栗榛實安所用擎以告處也凡此所謂備其細且致其敬孝子之事親致其養者旣盛矣以爲未足又備其細旣備其物以爲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爲孝則又致其敬故饋食之籩豆其實如此○鄭鍔曰致女贊不過榛栗脩以喻婦人誠實無僞則饋食之籩所實者皆致禮之實

總論九獻

陳蘊之曰九獻汪疏已有成說但雜見於籩人司尊彝與其他官職今取注疏及禮圖之說類聚爲四藍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凡經中所謂祼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之籩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嬴醢魚醢深蒲醢脾析鮭醢豚拍鮭醢魚鱐鹿臺蜜蜬是也后既祼之後王出迎牲于門祝延尸向尸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于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之籩豆其實葵菹蝸醢脾析鮭醢豚拍鮭醢魚鱐鹿臺蜜蜬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後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后酳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齊獻尸司尊彝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獻此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

行玉爵爲旅酬矣鄭氏又有朝獻再獻之說及圖說九獻異於注疏並於司尊彝見之

加籩之實菱音陵芡音儉棗脯薆芡棗脯

薛氏曰周禮言加豆籩則加爵之豆籩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氏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設矣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王氏曰加籩豆以象饋食之有加

鄭康成曰菱芡雞頭也棗與饋食同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也○鄭鍔曰菱芡之類皆生於水以類推之則取物之深遠者所以致其物之難得也

王氏詳說曰棗嘉棗也醢美味也故棗爲饋食之籩亦爲加籩之實醢爲朝事之豆亦爲加豆之實詩云醓醢以薦

其周人之尚醢歟語曰周人以棗共周人之尚棗歟

羞籩之實糗餌雲反粉資脂反

鄭康成曰羞籩豆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賈氏曰天子祭祀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此當王酬尸內羞進之于尸侑等者也

王氏曰糗餌粉餈醢食糝食出於耕耨而用春治之力爲多非若菹醢之薦可以久所以服其勤而致新也

黃氏曰四籩以司尊彝互考之屬薦腥薦熟爲兩節王行禮則加籩羞籩當爲后亞獻行禮故謂之加與羞皆用棗

脯餌餈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賈氏曰祭祀言凡謂四時禘祫祭○鄭鍔曰四籩皆王后所薦籩人則實之耳其他祭祀則共籩中可薦可羞之物不共其籩有司自掌其器也○王昭禹曰薦羞皆進也薦羞則所進之物薄羞籩則致滋味焉○愚案宰夫庶人又有薦羞說

鄭康成曰喪事謂殷奠時○賈氏曰殷大也大奠朝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賓客謂燕享時也

王昭禹曰喪事賓客之事皆王之事籩人共其實亦共其

籩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鄭康成曰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王氏曰籩人醢人皆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

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則內羞所共爲祭事矣○鄭鍔曰籩人奄官所以爲王及后世子共之其職主籩又在四也○王昭禹曰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守其數不知其義也籩豆之爲禮皆王之所親行籩豆之爲器則掌於奄人女奚之屬所謂本在上末在下也

奄人女奚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呼改反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醢而已故以醢人名官○鄭鍔曰或謂籩豆者禮之器用籩以盛果實必用豆以盛菹醢既列籩人宜有豆人不設豆人而有醢人何也蓋醢必盛於豆而豆人所盛者不一物言醢則豆可知○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掌四豆之實

禮圖曰案考工記旒人爲豆高一尺又鄭注周禮及禮記

云豆以本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盛昌本脾析豚拍之韲醢贏兎鴈之醢韭菁芹笋之菹麋麞鹿麶之屬鄭注鄉射說云豆宜濕物○賈氏曰言四豆之實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𠂤

朝事之豆其實韭音久菹莊魚反醢吐感反昌本麋麞乃今反菁惟寧反菹鹿麶邾音卯菹麋麞

鄭康成曰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史氏曰凡以一物爲醬必有一菜以稱之取其味之相宜也○賈氏曰韭鈐曰韭也昌本也菁也邾也四物以爲菹醢也麋也鹿也麋也四物以爲醢醢亦謂之麶麶蓋同一法有骨爲麶無骨爲醢如全物爲菹細切爲韲名不同也○鄭康成曰三麶亦醢也作醢及麶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倉臥切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

王昭禹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此薦新則韭亦祭之所貴醢醢以肉汁爲醬○鄭康成曰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

鄭司農曰麋麶麋肝髓醢○史氏曰麋似鹿而大○鄭康成曰菁蔓菁也邾鳧葵也

劉執中曰四時之田一爲乾豆共於豆實則醢之脯醢之餘則麶肉之皆所以奉祭祀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贏力果反醢脾婢支反析星曆反蠃蒲佳蚌反醢蜃市軫反蚳醢豚拍音博魚醢

王昭禹曰葵草之細出者傾心向日則有敬意○鄭康成曰贏蜾蠃音裸蜾蠃音移蝓音喻○史氏曰贏蠃蜾蠃皆蛤屬

鄭司農曰謹析屬豕魚綺反子○賈氏曰謹析屬豕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

曰豚拍肩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鏄○王昭禹曰豚拍則拍豚而爲之也鄭鍔曰葵也脾析也屬也豚拍也四物以爲菹贏也蠃也蚳也魚也四物以爲醢

加豆之實芹音勤菹兔醢深蒲醢醢箔音迫菹鴈醢箭息尹反菹魚醢

鄭康成曰芹楚葵深蒲始生水中子○史氏曰芹與深蒲皆水產深蒲必深水所出箔箭筍竹萌賈氏曰箭一名篠筍一名簹萌謂新生者皆爲菹○史氏曰箔與箭皆陸產史氏曰兔醢出於陸故以水產配之魚鴈出於水故以陸產配之

羞豆之實酏食音嗣糝素感反食

鄭康成曰酏餈之然反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思柳反溲所柳反之小切狼腸以膏以與稻米爲餈○賈氏曰酏溲也先鄭以酒酏爲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故知酏餈一也內則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爲飽煎之○史氏曰食者皆取稻麥爲之酏者以肉眉和之

鄭鍔曰凡此四豆菹之與醢氣味相宜同爲一豆若夫醢則朝事之豆於韭菹用之加豆則於深蒲又用之魚醢於饋食之豆用之於加豆則又用之蓋一氣與味苟可以相成不嫌於再薦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賈氏曰此一節與籩人同已釋於上

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子禮反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賈氏曰王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醢爲王其實有五齊七菹等禮圖曰甕以盛醢醢高一尺受二升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十五分底徑六十五分高一尺腹下漸殺六寸

鄭康成曰齊當爲韲韲昌本脾析屬豚拍深蒲也七醢

醢贏蠃蚳魚兔鴈醢七菹韭韭菁筍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麋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胵（直輒反）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胵而不切膾爲碎雞兔爲宛脾則胵而切之切葱若雞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齏菹之稱菜肉通○王氏詳說曰鄭氏於少儀釋之曰皆菹類是菹兼肉菜而言今言七菹皆菜類言齏則通肉菜而爲言豈非成周之禮有異於記禮制歟

鄭鍔曰合是數者以實六十籩事至尊之禮無所不致其敬也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籩凡事共醢

賈氏曰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天子致饔餼與之醢也案掌客云禮上公醢醢百有二十籩侯伯百籩子男八十籩此共醢五十籩合醢人所共醢五十籩共爲百籩此指侯

伯而言舉中以見上下

王昭禹曰非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已凡邦事有用醢者皆共之

史氏曰物以乾養氣以濕養血籩實必乾豆實必濕濕則滋味具而血榮也故養人之血氣者豆實爲重觀鄉飲酒之禮爲養老設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不言籩者所主在濕味也王者養老祖而割牲執醬而饋醬亦醢也其豆之實也醢人之設王者豈私其口腹乎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氏曰醢以酸爲尚然五齊七菹皆醢物也醢人職之矣醢人復共醢何耶蓋天下之味不過於禽獸魚鼈之屬其肉登俎則腐敗隨之不以鹽醢之其能久乎鹽曰鹹醎故

醢之味專於鹹鹹非酸不能收故醢不可以無醢此醢人之職所以設而醢之爲用亦不過乎菹醢之間○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

鄭康成曰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賈氏曰此則醢人所掌豆實而在此者與醢人共掌三豆醬者并豆醬亦掌也○王氏曰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者蓋齊菹有須醬以成之凡醢物則凡以醢成之物凡醢醬門之物則凡以醢成之醬也五齊七菹三籩皆訓之醬）劉執中曰祭祀燕享所用之物酒則尊罍粢盛則簋簋內則俎薦羞則籩醢醢則豆各有定數至於醢醢鄭氏曰甕或曰豆者甕之可備禮數而特久也豆之則以和齊菹而具膳也是醢人雖備五齊七菹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醢則齊菹不成其味非可以爲備物故其職與醢人爲聯

賓客亦如之

賈氏曰下云賓客之禮據饔餼此云賓客亦如之據享食致之也○鄭鍔曰既言賓客亦如之又言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蓋賓之稍禮之時所共者少而饔餼盛禮則其數當五十此所以別言之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賈氏曰此六十甕即膳夫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史氏曰賓客之禮殺於王故共五十甕醢人共王后世子內羞齊菹此言齊菹以其與醢人共掌甕菹須醢故就醢人爲言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鄭康成曰女醢女汉曉醢者

掌醢之政令以共

劉執中曰醢人之政令以醢之產所不同而用藏之亦異也故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

者有汲於井而爲者有積於鹵而結者○史氏曰鹽之政令非獨共鹽而已凡出納煎煉之事皆掌之○王昭禹曰醢人醯人皆不言政令而鹽人之爲物其用博其利厚異於醯醢必有政令以治之百事之鹽所用非一事所和非一物

祭祀共其苦音鹽鹽散鹽

賈氏曰鹽鹽今之顆鹽○鄭康成曰散鹽鬻水爲鹽○王氏曰散鹽鹽之散者苦今未鹽是也不如顆鹽之苦又不如戎鹽之甘故不以味名之而名其體○史氏曰洪範曰潤下作鹹散者謂鹹未鹽也池水所出鬻海所成皆出於潤下是故水入其奧風疑其華不須煎煉而自結者池井之鹽昔晉大夫以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是也戎鹽土爲塩宇盆爲鹵火齊以時而後成者鬻海之鹽昔東郭咸陽以治生累萬後世諸侯資其利而富埒天子是也祭祀則皆共焉

劉執中曰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劉執中曰鹽爲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故以待朝覲會同之賓客而副之散鹽散鹽者致物以懷諸侯也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鄭鍔曰王之膳羞取其味之甜者爲之所以共飴鹽凡齊才細反事鬻音煮鹽以待戒令

鄭康成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劉執中曰鹽之煉者真色黑或化而爲水用以火煉治之則潔白如初而其味和矣故以待王之齊事和品味焉○鄭鍔曰祭祀膳羞賓客所用調和之齊以清水之時之節廣矣安可待事至然後求其所以先鬻鹽

鄭鍔曰先王於鹽只以待祭祀賓客膳羞之用初不以爲富國之資故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寖以爲富國之計遂至於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

幂莫歷反人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以巾覆物曰幂女幂女奴曉幂者

愚案以巾覆物者其間既有八尊六彝故亦屬酒正

掌共巾冪

賈氏曰巾則下經云王巾皆黼是也冪則冪八尊之類是也（○王氏曰巾冪一也蔽于祝爵者專謂之巾可以覆物者通謂之冪冪人共祭祀以覆物爲主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賈氏曰疏布者大功布爲冪覆此八尊（○程氏曰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布之精者多而粗者少而疏疏布祭祀用之以冪尊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楊雄曰霧穀之組麗女功之蠹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史氏曰尊之名止六此曰八尊者案司尊彝春祠夏禴獻象皆兩之秋嘗冬烝著壺皆兩之四時之間祀大山皆兩之是知每祀六尊皆設而爲二尊各加其一焉故謂之八尊

賈氏曰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六者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王昭禹曰先儒謂畫雲之氣非是以經考之下文言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皆畫黼矣）

王昭禹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

薛氏曰鄭氏謂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以八尊用之天地又謂宗廟尚文以六彝用之宗廟也蓋祭祀惟宗廟有裸鬱人所謂凡祭祀賓客共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於祠禴烝嘗間祀則裸用六彝是六彝固用之於宗廟若夫八尊則司尊彝亦用於宗廟酒正於大祭中祭小祭則以五齊三酒而實之八尊則八尊固用之天地亦用之宗廟何獨曰尚天地之質意者八尊實而不酌示其質也故以疏布六彝用之以裸示其文也故以畫布然司尊彝有六尊六彝此言八尊者何也蓋司尊彝雖言六尊六彝而獨言十二尊六彝者裸用雞彝鳥彝之類是也十二尊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夫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饋食各用兩尊是也假如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則是四尊致用其餘八尊則攝而不酌耳烝

嘗聞祀亦然

八王巾皆黼音甫

史氏曰非獨冪尊彝凡用帨手覆物者皆是也○鄭锷曰王之四飲三酒及饗豆俎簋之布不以蔬爲尚質不以畫爲尚文皆當用白黑二色繡爲黼文以冪之黼者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也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皆君象也唯王得以用之所以象乾之剛健斧之斷制用在於進賢退不肖也禮曰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肖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慢與過則失其剛健斷制之義矣視黼巾足以知戒也黼巾亦布祭祀既用布則王巾豈敢以他物爲之堯舜飯土塯啜土鉶羹者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陶匏所用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王之自奉者金玉文繡也黼巾不用而龍袞火浣進矣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王昭禹曰宮官之屬有宮正宮伯而又有宮人者蓋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其所掌及於宮中之官府次舍宿衛之事而宮人之所掌則止於脩治宮寢與凡共王勞褻之事而已○易氏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衛武以爲荒耽之警子有庭內弗洒弗掃晉昭以不能脩正國之道朝廷內外之肅正君臣上下儆戒之機不然則王宮自奄奚以下如次舍幕幄皆掌之以下士而宮人獨中士意可見矣

薛平仲曰太宰爲人君心術慮自宮正至宮伯自膳夫至膳人自酒正至冪人所以密邇於王者夫皆王宮內人而猶未及於外也宮人掌六寢之脩而及於四方之舍事掌舍而下又皆爲王之會同于國外者設焉則內外出入之際其爲王躬之是保者始悉使大宰能正王宮王內之職

而防慮猶未周於外則周旋於寢處次舍之間者得無有
間之可乘而大宰於王眡朝則贊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
之内外不容於有閒也詎謂叙次官屬而申儆之容有内
外之不備哉此宮人已下所以見諸此也

掌王之六寢之脩

王氏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鄭康成曰六寢
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
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
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
公薨于小寢是人君非一寢明矣○賈氏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
引者皆諸侯法天子六則諸侯三路大也人君之所居皆曰路鄭所
○史氏曰餘五小寢曰燕寢四季居四隅季夏居中央棲息之所也云是也○王氏詳
說曰王謂之六寢掌之者宮人后謂之六宮掌之者寺人
宮人之職以中士四人爲之寺人之職以王之正内五人

爲之鄭氏以正内爲路寢
賈氏曰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此脩亦是掃除也○鄭
鍚口脩脩飾
以致美也

爲其井匽於建反除其不蠲圭淵反去起呂反其惡臭
賈氏曰謂於宮中爲漏井以受穢又爲匽豬使四邊流水
入焉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鄭
康成曰蠲猶潔也詩云吉蠲爲饎以室渠流備洒濯故欲除其不蠲潔者去其惡臭則決渠匽以滌濯之

共王之沐浴

鄭康成曰沐浴所以自潔清○賈氏曰宮人掌潔清之事沐用潘浴用
湯○王氏詳說曰考人云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鄭氏謂以給沐浴蓋齊日沐浴與平日之沐浴異此
所以必用秬鬯然其秬鬯不言沐浴者直謂其之於家人耳

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鄭康成曰勞事勞力褻之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史氏曰王巡狩而適四方必有次舍其所掌亦不外是居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次於此○

鄭康成曰舍行所解止之處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棜(步禮反)梡(戶故反)再重(直龍反)

鄭鍔曰王者之居室壯麗以重天威禁衛九重以備非常諸侯四時入覲固無事於行若夫將有征討之事爲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發四方之禁謂之會或十二歲不巡狩爲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施四方之政謂之同當是時出而在外不可不嚴其衛故隨所舍止之處爲之禁防杜氏曰棜梡行馬○鄭康成曰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鄭鍔曰設以拒絶行人止其外入也設必再重又拒其內出也

賈氏曰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棜梡也則棜梡是周衛之具此棜梡所施惟據下文車宮遺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間未必有此棜梡也

設車宮轅門

鄭鍔曰偶所舍之地或險阻則必環車以外向御轅以爲門車有甲士可備非常轅橈而不直有門之象○黃氏曰車宮壇壝宮皆因會同爲之有兵事則爲車宮所謂兵車之會今猶稱將幕爲轅門

爲壇壝(徒對反)宮棘門

鄭鍔曰地或平曠則必築壇於其中壝土於其外以爲宮地平故增高土曠故爲防限其宮則以棘爲門或云棘當

爲戟謂矛戟爲門禮記云越棘大弓棘字與戟同（史氏曰秦左傳子
都與頌考叔爭車子都拔棘逐之則知棘即戟也）○王氏曰所以待合諸侯而命事

爲帷宮設旌門

鄭鍔曰若晝日食息暫展肆焉則張帷以爲宮設旌以爲門帷以蔽其外旌以表其所而已（○賈氏曰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當之若然則棘門之等皆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耳）

無宮則共人門

鄭鍔曰非食非息偶有所遇而往遊觀則不必爲宮第共長大之人以爲門今之衛士是也

史氏曰帷宮無宮非舍息之時王之所在雖暫駐亦當設備也帷宮以綵爲之立旌以爲門無宮以人衛之亦執干戈以司其出入

王氏曰壝壇宮棘門則爲之而後成車宮轅門旌門無所爲也設之而已人門則又不設也共之而已

凡舍事則掌之

鄭康成曰凡舍事王行所舍止○史氏曰凡舍皆掌者非獨時見曰同然後爲之設舍在易之豫動卦也曰利建侯行師明行會同征伐皆非順動也其象則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明凡動皆當謹門以備非常此掌舍所以皆立也

鄭鍔曰先王之制禁衛嚴密一有會同周防若此不敢輕其身以危社稷宗廟也自漢以來爲帝王者或爲微行遊畋射獵晨出夕返如漢武帝自稱平陽侯而見呵止於鄠杜今豈知先王設掌舍之意哉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幕帷覆上者○陳君舉曰掌舍幕人掌次三職

相須而成事者也幕人即綴衣是也

掌帷幕幄烏學反帟音亦綏音受之事

賈氏曰帷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帷上張之像舍屋也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設之帟者在幄之內承塵皆以繒爲之○賈氏曰綏條也○鄭康成曰凡四物者皆以綏連繫焉○王昭禹曰幕人非特掌其物又掌其事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綏

鄭康成曰共之者掌次當以張○賈氏曰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此云掌張田役即掌次云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帟綏與掌次是以鄭云掌次當以張也○史氏曰授於掌舍而以時陳設之大喪共帷幕帟綏

鄭康成曰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賈氏曰即掌次張帟三重者也○王氏曰大喪共帷幕帟綏而不共幄則王方它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綏共先喪柩而已

二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賈氏曰此云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孤與卿大夫同不重○鄭康成曰惟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次自脩止之處○鄭鍔曰次與舍一旣有掌舍又有掌次何也蓋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久故有掌舍以爲衛出而祭祀亦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爲儀觀其設棳柭壇墮之制而嚴爲防限則久留可知觀其設皇邸帟綦之儀而多爲容飾則暫止可知左氏曰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止也言造次之所止也

掌王次之濂以待張音帳事

王氏詳說曰次禮亦用之於諸侯用之於尸用之於耦然

必言掌王次之法者禮樂自天子出耳○鄭康成曰法大小丈尺也○史氏曰廣狹多寡之制度○易氏曰法者大宰九式之法大次舍帷幕所臨其體實重故大旅上帝與朝日祀五帝實不外乎祭祀之式合諸侯與朝覲會同實不外乎賓客之式凡師田喪紀與邦事莫不皆有式大宰從授之掌次以此行之凡聽事於掌舍幕人亦然以此見無動而不謹於法也

賈氏曰待張事者王出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張之○史氏曰張事設陳之役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當禮反

王氏詳說曰天神曰祀祀之者又非一而足以所告之事言之則爲類類于上帝是已以所達之氣言之則爲禋克禋克祀是也以非常之禮言之則爲旅大旅上帝是已以備物之禮言之則爲饗享帝于郊是也旅之名又不一而足獻旅上帝謂之旅五帝亦謂之旅泰山亦謂之旅旅四望亦謂之旅○工昭禹曰有故而祭祀謂之旅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四望則大旅以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旅之爲言衆也陳也會衆神而陳其所遺之故焉前輩頗此祀帝而不及地何也蓋天地當合祭初無貴賤之澤之異如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陳氏曰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

公矣不足以饗帝是則大旅之禮又不若祀天

鄭康成曰張氈案以氈爲床於幄中○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康成曰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史氏曰張氈于床以禦寒也設版於屏以障風也○鄭鍔曰張氈爲案設皇于邸氈之爲物無經無緯則不尚乎文非織非紝則無事於功皇之爲物五色俱備則其體有文中律吕音則其聲有度案者王所託用氈以張之見其內之所憑依者皆本純質以爲體邸用皇羽以覆之見其外之所表見者又用文彩以爲儀內質而外文格上帝之道莫過乎是

易氏曰張氈案設皇邸而無大次小次者祀天之禮王乎敬王者不敢自安也○劉執中曰王當宿齋候郊故張氈案設皇邸吉張氈案則幄次帷宮車不言自備矣

朝直遥反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直龍反帝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鄭司農曰五帝五色之帝○愚案五帝詳見小宗伯○劉執中曰朝日於東郊迎四時之氣則祀其帝於郊王不宿于外故張大次以候止息小次以候行禮○鄭康成曰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賈氏曰重帝謂於幄中設承塵案則床也謂床上設重席案司几筵繅席次席三重此亦當有三重與重帝不同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史氏曰諸侯合而助祭亦以是待之

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

賈氏曰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王昭禹曰田則追逐禽獸馳驅於山野之中無所用次焉○鄭康成曰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

賈氏曰與諸侯張之也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鄭康成曰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氏曰初往止居者宮外也即宮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注云宮方三百步壝土爲之是也

師田則張幕設案

鄭康成曰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氏曰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林也○王氏詳說曰王有師田諸侯亦有師田孤卿則爲內諸侯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史氏曰三孤六卿以公事出境亦張幕設案所以尊王命

貢介四
○鄭康成曰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劉執中曰孤卿將受王命出使于四方張幕於庭所以藉幣設案爲位王立於前而授之命焉

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鄭康成曰張帝柩上承塵○劉執中曰諸侯再謂朝覲會同而卒者所以優賓故不用幕人之共者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康成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賈氏曰助祭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設旅幕衆人共之○鄭司農曰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賈氏曰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服祭服故須更衣

射則張耦次

鄭康成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賈氏曰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最射物者面西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天子大射大耦在西郊賓射大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則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易氏曰天子不能獨射也有射必有耦有耦必有次大射曰延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此雖諸侯之禮亦以爲天子耦次之證

掌凡邦之張事

史氏曰謂凡設陳之役○王氏曰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宮張事自幕人共之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

史氏曰先王設掌次之官其意若曰惟幕幄帝所用非一處用罷則徹之而復用其爲費亦小矣後世離宮別館竭萬家生養之資爲一日巡幸之備嗚呼無惑乎生民息肩之無日也